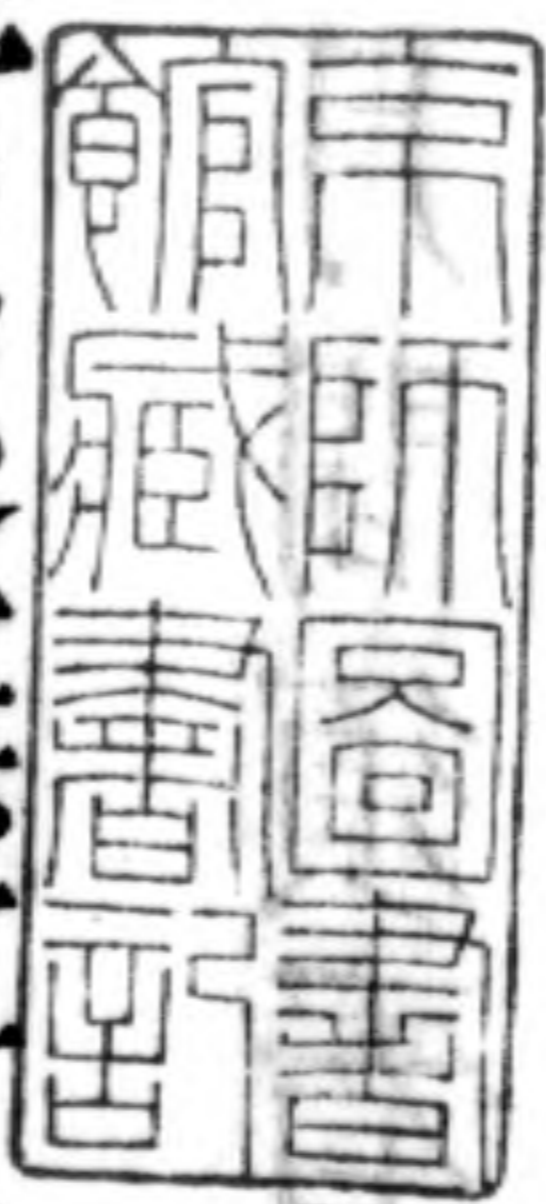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奏

奏為奏明事竊臣荷蒙

聖恩特授浙江總督管巡撫事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

接准吏部兼銜咨文因未奉有另給總督關防之

敕諭隨經咨部請示復荷

皇上天恩今春

頒發總督本印三

敕諭并另給浙江總督管巡撫事關防到浙臣隨

硃批諭旨

李衛

題明謝

恩祇領至本年三月二十日准到吏部回咨令臣將巡撫衙門

敕諭關防繳部等因臣卽應差員齎繳因三月初二日業經具摺陳奏擬於八月間請准查勘沿海洋面通省營伍及新開玉環山等處地方情形將巡撫印務暫交觀風整俗使臣許容辦理此摺未奉

批回不敢據行呈繳今臣前摺已蒙御批所奏雖是然亦不可預定成見至八月間須看地

方事務忙閒情景若必應巡視察勘臨期具疏題請候旨遵行欽此臣查浙江去京遙遠本章往返等候部覆最快亦須四五十日臣於七月初旬卽當具題請

旨瞬息卽屆但浙江巡撫衙門事務甚繁臣出巡往返計將兩月若非有專員暫理則恐致有堆積遲誤而本章文移又必須印信爲憑所有巡撫衙門

敕諭關防微臣愚昧之見似應暫留於

此事豈便又開一例各省督撫巡視本境係常時所有從無多備一巡時候印委人代攝之理旨交與何員俟臣事畢回任之日卽行具疏呈繳庶不

致有岐誤但已准部示臣不敢不行奏
聞致滋遲延違部之愆除另行咨部展限外理合具摺
陳明伏祈

聖鑒謹

奏

朕茲欲命許容往福建審理范廷謀之案至時汝另行
酌量一人奏請可也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照杭城素多火災其中因民居稠密不自謹慎

而起者固多然竟有兇惡棍徒暗中糾黨於市廛
熱鬧家多饒裕之處潛行放火沿燒乘伊倉惶搬
移之際混入劫掠沿路打奪名爲搶火此外如嘉
湖紹三府桐鄉縣乍浦等處亦有此風先經臣飭
行各地方文武派撥官弁兵役遍處巡查令其於
月黑風大之夜更加嚴緊預爲埋伏擒拏并分晰
出示曉諭敢仍前放火人犯獲住卽行處死斷不
寬假近皆斂跡而失火之事亦爲減少今據桐鄉
縣汛把總報稱該縣東門地方上年三月二十二
日火焚一百餘家今年三月二十日空屋失火沿

燒二間把總遵照前行預在城頭窺探果然次夜
又有無人住居草棚緊靠李維鈞家入官封閉房
屋忽起火起飛往救滅隨即四處搜查於魚行店
外空櫃內拏獲朱二寶一名身邊搜出燈籠火煤
紙等物交縣審訊據供同夥張永祥蔣二張永昌
因無錢用度商量放火欲圖搶奪等情臣隨嚴飭
該縣將供出三犯拏獲到官自認不諱惟前後所
供放火情形稍有未符臣思立斬之罪莫嚴於強
盜然盜劫止於一家尚不至禍延鄰戶若放火兇
徒所害人戶不可限量而房屋家資頃刻化爲灰

起意放火律文或不止於監候另有從重之條當詳加
考覈 諸強盜响馬罪實倍蓰但律止擬斬監候若照例
具

題爲時遲緩不足儆戒兇頑今朱二寶等雖本日現
獲放火之草棚卽經救滅如從前兩次俱係該犯
等所爲實屬罪不容誅現行司府逐細確審若果
情實臣請將此四人分發向有放火惡風之處於
若果情實杖斃則可公行斬決如何其可或將浙省放
火惡習照例處分不足儆兇頑之處聲明題請然後
正法亦屬合宜
爲酌量分別定擬具

題完結是否可行伏候

聖明批示欽遵又松江府婁縣女梟沈氏膽力過人武藝高强歷來糾衆販賣大罍私鹽列械連檣羽黨數百各船排列於前沈氏押送於後如保標相似若遇巡船盤詰無不打敗受傷拒捕毆官通盜誣命之事不一而足已於上年七月十五日據松江府同知金文宗百計偵探始得擒獲臣於條陳鹽務本內不便盡言止列大槩而其兇橫惡蹟已於摺內陳明幸蒙

聖明於江蘇撫臣陳時夏奏中

批示令將該犯解浙審理臣已審訊明確事事皆真似此梟婦斷難容其漏網但本內若不盡陳其惡則罪不至死若將其毆官拒捕情狀臚列載入則從前江浙巡私官兵甚覺無顏臣請將此惡婦卽於浙省會立行杖斃處死爲江浙鹽務除此大害抑或仍行解回江南聽江蘇撫臣再爲審結臣未敢擅便相應一併請

旨欽遵以上二案臣非敢過刻以輕人命實因兇徒積惡爲害甚鉅冒昧瀆陳伏候

睿鑒謹

硃批諭旨

三

五

李衛

奏

覽爾所辦命案尚恐涉於姑息何至有過刻之事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御批事竊臣差進摺千總自京齎捧

皇上發回奏摺一匣到杭臣隨叩頭啓匣伏讀

御批因海寧縣老鹽倉草塘被潮衝損數處上厯

睿懷欽蒙

聖訓當敬盡人力精虔祈禱堅其工作合諸衆論詳慎
斟酌可保無虞欽此臣自前次具摺奏

聞之後隨即起程由嘉興乍浦而至海寧三月初九日
在於海塘虔誠祭禱備具祝文宣布

皇上至仁厚澤視民如傷塘堤有關萬姓蒼生疾苦祈
求江海潮神仰體

聖心默垂庇佑臣披瀝丹忱再三叩禱已畢親往各處

詳細勘視見塘外護沙雖衝刷殆盡猶幸塘裏民
田地土俱在高阜可免內灌之虞惟潮勢橫過洗
漕早晚兩次非如黃河水性徑直可以建壩分勢
且下皆活土浮沙不能承載鉅石隨一面嚴督承
修工員上緊堅築草塘草壩以禦坍陷一面多備

皇上硃批此事既真當令李衛據情叅奏將朕旨密諭知之欽此知會到臣伏思董一隆在任之時曾蒙諭旨下詢臣經查訪其本屬吳姓冒頂功加及居官不好各緣由上年八月二十二日具摺奏明已蒙

皇上留中提臣石雲倬此奏諒已久奉

批示因其調任赴閩至今始得知會但董一隆離任已久應否仍行具本

題叅抑或據臣前摺降

旨敕部議處臣未敢冒昧伏候

睿鑒批示欽遵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將爾前摺所奏緣由暨石雲倬開列各款一併敘入具疏題叅

同日又

奏爲叩謝

天恩瀝陳覆奏事竊臣於

皇上批回原摺匣中奉有密封

發來部臣黃炳等前後奏摺二件內奉

硃批諭旨

三

八

李

衛

硃諭此係朕批黃炳等之奏爾看其中或有他故否可密之若洩露一人則大不是矣欽此又奉

硃批此事爾爲何未加詳審卽行具奏耶欽此臣跪讀天語竝黃炳等摺內

批諭惶悚感激痛心淚零伏思人臣之事

君惟此一片血誠若如黃炳等所奏是臣之朋比欺隱罪無可追乃蒙

皇上不卽遽以爲實

恩賜赦宥將臣與高其倬一竝從寬又荷格外隆恩密賜示知

問以有他故否夫大賢莫如曾參至親莫如母子而投杼之起不能不信於三告之後今以臣之庸愚疎賤竟得見原於

聖明臣身非木石寧不刻骨銜結叩謝

天恩惟是黃炳等所奏臣等收闔屬節禮代毛文銓彌補虧空二萬兩之處若不蒙

皇上賜示受誣不得而知若不蒙

皇上垂問終身無由伸訴今得披瀝肝膈備陳實情於聖主之前此臣之大幸也查雲南非但督撫節禮交貯

藩庫卽藩司鹽道節禮亦皆歸併收存此事係雍

正元年冬間臣尚爲驛鹽道而毛文銓未陞貴州
巡撫之先彼時因值出兵通省有必不可已之公
用而未便開銷正項者其費無出兩院司道公同
商議除臬司糧道節禮仍聽養廉外將督撫藩鹽
四衙門陋規分別核減交存藩庫以備公務臣亦
在內同議是實竝非因藩庫彌補虧空而設也然
臣今日言之黃炳等旣誣臣將案卷減跡必以爲
信口抵飾不知臣與毛文銓交代時據伊任內除
正項外尚有所餘節規銀一千二百二十二兩存
下在庫并臣越陞藩司後續收前項銀兩及一應

支放出兵暨各宗公務動用細數俱有庫官經手
造報印冊轉申督撫卽藩司鹽道衙門亦有存案
庫冊其中出入鉅細無遺且多係陸續詳明兩院
批准動給者各衙門皆有先後文稿冊案確據臣
雖離任已久尚有臨行時庫官造送登記總數印
冊一本現在可憑夫以各屬節規爲通省軍務并
諸項公用雲南官吏萬耳萬目所難掩者豈巡撫
藩司反有不知且各衙門皆存檔案而黃炳等敢
於盡行抹煞誣臣將此銀代補虧空在黃炳蓄意
陷臣固有根由此番赴滇竭力搜尋并欲嚴刑夾

訊范溥使之扳扯波及臣若不肖從前稍有瑕隙不知作何下石今幸無間可乘只將此事妄奏宜其未及顧慮虛實而朱綱富貴不肯細查原委反稱竝無卷宗臣實不能爲兩人解也且謂毛文銓虧空二萬兩之多督撫欲爲幫助而臣與之相好特出己見將通省屬員節禮代爲補還是三人之中臣罪更大又以楊名時江芑范溥情願自認之供爲證以見其實使臣無可展辨但不知臣原未夢想即可超擢藩司彼之有無虧空與臣何涉而先期代爲周旋愚不至此若云實係相好則毛

文銓懦弱因循與臣性情行徑迥別焉能投合至於楊名時江芑范溥三人恨臣之故

聖明久有洞鑒若非下水拖人則楊名時雖爲昏瞶亦不至將通省大事竟爾遺忘甘心自認如此之甚也今臣所存印冊潦草繁瑣不敢上瀆

聖聰但係實在憑據冒昧附摺竝將臣司道兩任交代案內除已經

題報公用存剩贏餘銀十二萬餘兩外又有臨行詳請轉

奏之項底稿鈔錄一併另匣封

進懇求

天恩發與黃炳朱綱等追出各衙門所存憑據逐一查

對臣若有一毫虛捏願甘朋比欺隱賠補之罪庶

臣一生血性樸誠報

各項情節俱已洞悉此事總宜寢而不發汝等皆係大

主之心迹稍得自明矣至冊開臣司道任內所送督撫

臣若一舉揚殊覺有傷國體朕初則以為實有其事原

欲顧惜汝之顏面今閱所奏甚明黃炳雖係碌碌庸人

不足置論朕為朱綱不得稍存地步矣朱綱委係好

官惟少欠真誠然伊之聰明才智足以自治其病

收項下因此冊係庫官登記出入總數故於開除

布字號節禮項下又行造入其實總算即此一宗

竝非兩項又冊內止有於茶果銀內備抵原任知

府張嘉穎虧空一百兩因係從前收稅缺額無著

之故合併聲明則伊等結聯排陷

聖主在上自有洞照所謂小人在自為小人究屬何益

慶長一事臣前見黃炳等初次

黃炳自滇復命今經數閱月未令進見面詢一語即可

奏覆本內將馮慶長不肯以家人陳實解滇與陳士

知朕不重其人矣伊兄黃炳頗有才幹可惜自甘暴棄

下愚不移朕亦無如之何也山東請咨至滇何遲至十四

箇月始到且此項銀兩竝未

題奏作何名目歸款而先行動用等處緊要情節全

無絲毫查及顯有開脫情故已於遵

旨明白回奏事疏內畧陳梗槩今見黃炳等所敘供看

處處周到不遺餘力爲馮慶長輾轉苦辯且於奏
臣代毛文銓彌補虧空摺內又能將此案中之陳
士昂粘卷呈詞俱行砌入以誣臣罪不知陳士昂
於前任鹽道領鹽發賣久不繳價臣清查行追據
伊循例將薪本課額全完臣因其居官不堪難容
多沾餘利行令照所賣價值除腳費外盡行追出
充公此亦嫉惡過嚴之事迨臣進京時士昂已經
衰頹病廢仍留在滇著追無可完解原非所虧帑
銀不曾入於交代應追掛欠冊內例所當然與草
豆之案絕不相涉陳士昂老姦巨猾或見臣已離

雲南捏詞混入草豆案內以飾已之竝無不清而
黃炳又巧借填入虧空摺內以証臣之實有其事
可見黃炳凡關臣之事務搜剔無所不到而獨於
馮慶長本案數端罅隙竝無一字駁詰此中隱情
已是難逃

聖鑒且旣稱馮慶長詳明毛文銓令陳士昂就近變價
有批准印卷可據則當雲南兩次行文咨追之時
馮慶長何不於回文內將此情由敘明令家人陳
實赴滇面質乃僅以係陳士昂應繳之項含糊回
覆豈獨無案可指此蓋慶長因彼時士昂現在留

滇不願對質故不將家人解發而亦未便全以虛詞抵卸情弊顯然黃炳何無察及也至稱山東之銀十月初八日解到初九日卽行收庫常德壽給有印收豈肯代賠一半等語竊臣曾任司道凡解到銀兩必向巡撫投批後呈驗發司拆閱交房內外掛號書辦方得送稿懸牌俟示定收銀日期赴庫交兌院司衙門兩處輾轉最速亦得三四日往往有暫寄外庫者此各處解銀之通例別省皆然斷無初八解到初九卽收之理據此可見若云常德壽不肯爲馮慶長代賠則黃炳所審高其倬楊

名時爲范溥各代賠七千兩之事亦不應有矣況此銀解到時臣先聞有不收撥回之信及延挨日久止收一半之論近今始聞復又全收之事後經鄂爾泰欲撥貴州軍需楊名時又欲抵補別項正在議論未定因奉到查審

旨意不知作何商量竟稱久已收庫開入軍需撥用此案情由原在趙州採買草豆若知州陳士昂可託當日毛文銓何故不交地方官辦理反另行調委馮慶長領銀赴趙州承辦迨後庫帑無著陳士昂原非善類或與馮慶長先則分肥後相推諉情皆

有之而臣職任清查理應向承辦經手領銀之馮慶長是問所以據呈詳請咨提對質原非偏刻今以黃炳事事袒護之處揆之若謂馮慶長解銀卽收竝未駁回已經於軍需撥用等事非係滇省各官改造案卷附會斡旋則臣之此心終於不能允服者也在黃炳被臣前疏指破數端彼曾任過山東院司未必不將陳世倌原發咨文月日亦行改換但馮慶長於招遠縣任內請咨起解詳文經由各衙門批准恐一時未能盡行抽換倘得於此中密查或者月日正情難掩否則上下衙門共相彌

縫欲求剖明其中實情終難得矣至臣在滇時因馮慶長家人屢提不到故未曾審迨抵浙以後雲南屬官因事故離任者或係浙籍人氏或由杭州一表經過凡便道見臣無不將馮慶長解銀反覆數次一切原委業既了然無遺已有旨矣一事作為笑柄言之甚悉臣合諸衆論方敢入

告伏祈五六平正聖明睿照總之臣因公招尤已久若非我

皇上聖明保全不能至今惟有感激圖報亦無他辭可

聖慈措謹將被誣情由瀝陳覆

奏何敢稍有洩露以負

厚恩仰求
聖慈鑒察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五月初九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浙江通省田地高窪不同歷來收成未能普
遍豐稔獨今歲雨水十分調勻春花豆麥各處大
熟此時盡已收穫萬民歡呼現在插苗矣海寧老

鹽倉塘工臣遵

旨不時虔禱又於五月初一日親往致祭正值潮來之

時隨宣布

聖意竭誠叩祝據在工官員夫匠人等悉云今日潮勢
非奇特事乃理之當然倘叩而不應則屬誠意未孚朕
於此中實有所見莫視為老生常談一切處但以公正
聖主至誠感格之效也遍勘各塘雖正值霉雨又接連
鹹確之徵驗既久不言而喻矣
朕正為此人常
時多備工料隨時搶修可無大患又寧紹台道王
何以將伊姑容至合未去耶始初原係隆科多之
咳嗽近已失音面色浮腫似有痰氣之狀更兼精

殊批諭旨

三

共

李

衛

舉歷任宦途厚自封殖否
力漸衰地方諸事推卸不管自難供職俟照例取
結到日另行

題報所遺員缺

皇上任使自必得人臣何敢妄叅末議但查寧波知府
聖主孫詔素日聲名頗好臣初時惟慮其尚少風力今
則大有振作辦事一切認真竭力訓誡屬員常至
聖意形於聲色是以官民警惕積習漸改臣看此人實
為可用但年近六旬體不甚壯恐其過於勞瘁報
效不久殊覺可惜寧紹台道雖管轄三府然止須
督察稽查較之知府親身勞苦稍為事簡臣愚昧

孫詔

具題

已降旨令與呂大雲互調矣今既奏請陞補寧台
之見或以孫詔陞補寧台道不但官民畏懼帖
服地方海疆均得熟練且可留此有用之人以備

任使其現護海關事部議准補知府江承玠操守

廉潔辦事謹飭若以之授為寧波府俱屬就近相
寧郡業經補授呂大雲將江承玠另擬府缺題奏
宜是否有當伏候

聖鑒再大理寺卿性桂已經到浙公同臣與觀風整俗
使許容彼此商酌所有分頭清查各事務聽性桂
主稿定議另行會

題臣看其光景家計未必從容有餘現在所需本身
用度及出門盤費等項自不能少若此時為之料

理備送不但臣有蹈私之咎卽性桂亦必不敢收
受若視其艱難置之不問亦非同在地方辦事之
道臣請於

應給予者
恩賞存庫養廉備公銀內按每月支給銀一百兩不拘
在省出外可以通融濟用庶使安心料理無缺乏
之憂矣合併

奏明候

旨遵行又本年三四月間浙閩交界之平陽縣陸續來

有福建省泉漳二府民人大小男婦二百餘口俱稱
未聞二府有荒歉之報何乃戶口遽至遷移查明果係
彼地歲歉米貴來此倚傍親戚尋覓生計隨有從

良民自應撫恤安插

前久住平邑之閩民各具保結稱係並非匪類臣

據地方文武具報到杭一面飭令逐戶安頓不時

稽察一面飛移福建督撫諸臣查覆緣由俟秋成

恩命
之後再為設法使之回籍不致失所恐嗣後仍有

續來者人衆食繁自當因時措置相應附摺陳明

為此謹

聖奏

覽

恩賞同日又

旨奏為遵

殊批諭旨

旨酌量分晰

恩賞養廉數目仰祈

睿鑒事竊照浙省恭荷

聖主格外特恩動支正項錢糧十萬兩同通省耗羨十
四萬兩令臣酌量分派賞給各官養廉餘存爲地
方公事之用臣欽承

恩命將作何分別賞給留存之處先經具摺請

旨遵行本年三月初二日欽奉

皇上發到王大臣等定議覆奏之摺臣隨欽遵公同酌
議除臣前奏已有養廉之觀風整俗使學政織造

布按兩司糧鹽杭嘉三道并新設玉環同知亦於
題疏內聲明均毋庸再給外其將軍衙門雖已有部
准鹽規內存留養廉銀一千兩但較之觀風使等
官定數太少應請再爲量加銀六百兩尚有將軍
隨印筆帖式四員甚屬清苦共給銀四百兩以作
每年幫補之用至督撫衙門除養贍家口本身用
度延幕辦事外尚有各項公務之需每處約得銀
一萬兩內從前總督原係兼管福建今蒙

天恩授臣浙江總督不爲定例應仍照兩省各半之數
止給銀五千兩緣臣一人兼理惟將此總督衙門

之五千兩祇領

皇上恩賞爲一切本身應辦公事之用再將從前奏明鹽政衙門舊存養廉之四千八百兩添補從此可以不致缺乏其議給巡撫衙門之一萬兩臣任內仍留存司庫充公俟後來撫臣支給此宗爲養廉再副都統四員從前有鹽規內留存固山大船政同知銀五百八十兩因爲數無多四人難以分用向議遇有公務進京盤費及婚嫁搬家等事支給今除此項仍照舊存留陸續幫給外每員應各添與養廉銀五百兩倘蒙

皇上於此四員內派往乍浦統轄水師滿兵者則該都統有出洋督率之責各項費用倍繁此一員應加給銀五百兩庶免艱難至寧台溫處二道各有承督造修戰船除應領部價津貼仍不無賠補之處每員應各給銀三千兩至於知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其地方衝僻事務繁簡各有不同均宜分別酌給所派數目不敢於摺內繁冗瑣瀆另爲統繕清單恭請

聖鑒其司府首領教職州縣佐雜各員雖屬微末小臣

皇恩當此

殊批諭旨

皇恩普被之時似應使之均沾

雨露但此等官內地地方有苦樂之分辦事有勤惰之別若盡議賞給不勝其多逐一較量又覺瑣屑仰請皇上天恩於此十四萬兩內扣出銀三千兩存貯司庫俟各官之中有遠出苦差或委辦公事酌量賞與盤費薪水有功者按輕重撥給以示鼓勵使勞者藉以資養逸者不致濫叨皆出

聖主一視同仁之厚澤矣再查此十四萬兩數內有前任撫臣議定提解歸補舊時無著虧空除已完外雍正六七兩年每年尚應提銀一萬五千三百餘

兩悉可補足此係庫帑要項不便缺少自今年起即將臣巡撫衙門養廉銀所議存庫充公之一萬兩撥補尚少五千有餘以十四萬兩之外徵出舊欠耗羨儘數撥足倘次年追有多餘者同

皇上恩賞銀十萬兩俱存貯藩庫爲臣前後所奏通省一切公事之用緣事屬初定分派之處或有多寡未均將來難行者統俟辦理一年後再爲酌量將陸續徵出十四萬兩外餘剩火耗畧爲添補惟是臣見識短淺所派事宜未能妥協仰懇

聖鑒指示遵行爲此謹

奏

分派殊屬公當妥協之至隨交怡親王等又加較量斟酌亦俱云辦理甚是卽照此施行可也

同日又

奏爲謹瀝下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荷蒙

皇上厚恩畀以海疆重任惟願文武和衷同心協力使兵民相安稍圖報效是以與將軍鄂密達諸事相商無分彼此因其爲人爽利心直口快管兵嚴肅民亦感悅竝非私交相好之故久在

聖明洞照之中近者臣往來錢塘江等處親見南岸淤漲沙地甚廣坐落西興場內從前初設杭州駐防時無寬展之處可以牧馬卽在此沿江一帶除竈戶刮土煎鹽外將有草者卽爲牧馬之厰今日久江邊漸次沙漲其中多半成田皆竈戶轉租與人臣兼理鹽政後陸續陞課僅得一萬餘畝尚多欺隱未報者臣移咨鄂密達請其委出旗員同臣所派鹽運分司暨理事同知等前往清查鄂密達欣然委官前去竝無異言及該同知等看明佔地向臣面稟已經自行首出萬畝有零其餘正屆插種

之時請俟收成後履丈臣卽許可并令其赴將軍衙門回明會查暫緩情由不意各員尚未開口鄂密達盛怒相加嫚罵不已且將臣極口痛詆一云乍浦新設水師滿營臣不隨同彼之意見屢次改刁民因馬匹踐壞田麥辱罵領催將糞桶潑污水帽臣竝不處死并云蒙

恩賞給各官養廉銀兩臣瞞過衆人久已奏明分定不給伊等均沾令其告知討臣回信等語臣思

皇上特設滿營學習水師務期實在有益鄂密達同臣

先後親勘悉心酌議及定稿移臣會題見其所議尚有未盡妥協者臣曾數次移商面酌婉轉開導實係因公起見竝非有心立異也至營馬踐食田麥刁民不向旗員有司陳告竟行聚衆肆辱臣素所深惡不待鄂密達咨文先行嚴拏交杭州府會同理事同知及旗員審明擬罪具詳臣將其所擬枷責之處俱爲改重加等發落鄂密達彼時亦一同批准案卷可查後因許容會云此等人狠該立時處死鄂密達遂以臣爲袒護於民但犯法應死者自當明正典刑卽罪大惡極不可姑容亦必請

旨方定若暗用非法監斃或翻枷致死此與謀故殺人
此聚眾肆辱之刁民自不應該輕戕其命倘值非常兇惡
卽刻處死方快人心者或難於題請或情甚可惡題請
按律而罪不至於立決如必不肯從權外結則近於膠
柱鼓瑟矣汝論係公中私朕諭乃私中公也總之第能
秉公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今預存成見於胸中後遇權
恩賞各官養廉銀兩緣通查各地方應需出入細數酌
宜措置之舉反致行止兩難輕重俱礙果若因公起見
縱跡涉謀故亦可對鬼神而無慚也識見以通達爲貴
奏而鄂密達誤聽副都統偏圖之言遂多不平但臣
勿狹勿滯
實未曾先行

奏定不令伊等均沾此更毋庸詳辯者也伏思省會

重地督撫將軍稍有參差滿漢屬員乘機各立門
戶則兵民卽不相安關係非輕臣雖粗直素日不
肯多受委曲但伏念

大體況屢蒙

皇上付託地方重大豈可因此小事而與之較量致傷

天語諄諄訓誨時刻在懷從不敢於同寅屬官中有驕
凡同事之人惟慮不公耳公則不期其和而未有公
而和之理如或兩相抵牾必有一是非汝等封疆
大僚化面爲剖明彼亦愧悔此後惟以至誠感動謙和
待之斷不聽下屬撥弄自皆協恭無間鄂密達乃滿
籍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物應與之同舟共濟彼此匡
睿懷但其起事根由相應據實陳明伏祈

殊批諭旨
三
三
李衛

扶伊在朕前亦甚讚服於汝況係地方小事偶爾因公
聖主鑒察密存至於乍浦既設滿兵不可無副都統彈
爭論何嫌何疑之有耶
壓

皇上睿斷必有可用之人倘即在浙江副都統中選擇
所奏甚是恰與朕意相合正欲命富參前往往統轄否則
則臣愚見以為富參才頗勤敏馭兵有方尚堪此
亦必另簡別員彼處除伊之外皆不克勝斯任也
任本省除此人外若另委別員恐致地方不能相
安又臣等前疏請於乍浦添設理事同知一員查
鄂密達之子鄂善現為將軍隨帶筆帖式臣見其
人尚明白稍覺有才鄂密達常言暮年止有此子
出仕恐日後家口無倚不敢自行乞
恩意欲託臣代奏下情或用為捕盜同知就近學習臣

因有司民務非其所長未肯冒昧上效其實因

聞今此乍浦理事同知之缺正係人地相宜且隨伊父

聖舉辦事則各旗亦必帖然畏服臣非以此結好鄂密

此舉甚善汝二人可保終始相和矣但恐將軍之子為
理事同知於處國旗漢事件之際或免稍有牽制候
聖主嫌疑附摺瀆陳可否以之補授伏候
朕再加斟酌

聖鑒施行謹

皇奏密備命鄂密達知府官員又舊職著鄂密達本章字
覽

雍正六年六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李

奏衛謹備

硃批諭旨

三

五

李衛

奏爲恭謝

聖訓事本年五月十九日新任布政使高斌至臣署內
口傳

皇上密諭命臣體恤武職官員又傳知著臣於本章字
句內須加檢點臣欽承之下仰見

聖主天恩惟恐臣常蹈錯誤事事教導祇領悚惕感激
彌深伏思文武職掌原有不同久在公外道不致

聖明洞照之中而武官才具性情求其鮮有偏倚更屬
難得大抵勇往直前者多近粗魯水師閩廣人員
操守間有未謹若不棄短取長無以收其實用然

外貌待之不嚴則驕縱易生恐軍務號令致有難
行之處關係匪細若內中不存寬恤則求全責備
大小過犯必多臣仰遵

聖訓固不敢假以辭色亦不肯稍爲苛求總之有功必
錄有過先爲教導不改始加懲究凡有一端可取
臣斷不忍輕棄必令伊等心服皆知踴躍盡職以
仰副我

皇上造就人材之至意惟是陸路技藝尚爲易求而水
師人材實不易得朕常爲此屢念
師好官實屬乏人臣見現已叅革各員中如定海

守備李光彩瑞安守備徐景達二員人雖粗戇漢

仗俱好亦諳水師事務今李光彩因巡哨至盡山
海魯將違禁搭蓋之蔡廠循例燒燬乃檢查不細
致有蔡戶焚死於內固難辭冒昧之咎然盡山花
鳥洋面遠僻波濤兇險歷來哨船所不肯實在巡
到者該員奉公獲罪情殊可憫徐景達因失察私
運麥船被革但此船未曾出口卽被拏獲其罪尚
有可原又瑞安副將柳進忠先以倨傲藐視上司
為提臣石雲倬參革乃離任之日仍用印文具詳
捏辯妄求引

見又經督臣高其倬續參發審現在訊明另

題論其狂妄之處參革原不為過但柳進忠漢仗雖
屬平常而水師船務首推熟練且有膽多謀屢次
在洋拏獲劇盜現今水師乏員此等無甚大罪之

人棄置閒散實為可惜

皇上矜全人才寸長不遺或將李光彩徐景達降為干

竄亂把於緊要水師補用柳進忠降為遊擊守備於乍

營寶浦營補用教習新設滿營水兵使之戴罪圖功果

能出力報效再行復還原職可否皆出

此正汝職分所當為者遇缺具題請旨
聖主天恩非臣所敢擅請也至臣一切本草原不敢假

手他人好奇逞異惟是愚昧之見竊謂臣子之職

當為

皇上任勞分憂故凡有一事必將其中前後曲折緣由形狀盡行據實聲說以冀

御覽之下情節瞭然如見免致上勞

睿慮又引

見各官進退用舍皆由

乾斷但既令臣等出具考語送部則人才各有短長務

將閱歷過該員表裏行徑逐一寫出不敢止以浮

泛誇獎套語塞責此實臣管窺之淺識也緣浙省

事務過繁若每件另加一摺不勝瑣瀆今後惟有

謹遵

訓旨於本章字句之間加意洗刷不敢輕率再

題報署桐廬縣李弘沂因病休致一疏荷蒙

諭旨開示甚明臣因人才甚難於屬員中可以辦事而

身邁疾病者非萬不得已未嘗輕聽其去如嘉興

最稱繁劇前縣劉德寰患毒既久難以卧理臣曾

於疏內聲明請假調治桐鄉縣王輅生遍身浮腫

不能步履臣亦

題請解任調理今劉德寰終不能愈而王輅生醫治

漸有起色若將來竟能痊愈臣當遵

殊批諭旨

三

天

李

衛

旨另題請補至於李弘沂本係可用之才而所染癰瘰
實屬不治之證疏內未經聲明此實臣疎忽之處
今跪讀

諭旨仰見我

皇上覆載之仁天下臣工不以偶病見棄凡有人心者
當無不感戴奮勵以圖仰報

天恩更不獨臣之身受

聖訓銘勒終身而已也至高斌齎到

皇上交發改補訓導程世楷王積篲條奏二摺

命臣議覆查其所奏二事臣從前雖曾留心講求數次

因未見實在有益故爾未行今不便以一己之見
輕於定議現在與提鎮及地方官再為細察利弊

另容

是

奏覆合併聲明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現掣引目漸有起色懇

恩早發場員事竊查兩浙鹽法歷來僅能掣銷本年春
夏引目其秋冬二季必至次年方能補銷此成例

也臣竭力設法整頓漸次提釐上前查年額應銷
除票引外共正引七十一萬餘道以一年兩掣分
半計之每次止該三十五萬五千餘引目今正際
掣鹽之期土滷旺產商等捆配鹽斤出場者甚多
雖現在尚未完竣而已經報運并續即趕掣者約
有四十六七萬上下連上年冬掣合算已多至三
十餘萬引其中溢出正課再加鹽院筆帖式陋規
歸公等項約算已經多銀幾及二十萬之數逐歲
提釐半年不但可以現出本年之引毋容壓下兩
季將來冬月再能多掣竟可透至雍正七年引目

惟是上年十月內臣於謹陳鹽政錮弊等事疏內
附有懇請

天恩揀發候補同知等項人員管理場務一條因此疏
係各部會議之事彼此會稿有需時日本年四月

內始准部覆奉有
所請人員已發來矣因幹才難得屢次揀選僅獲數員
俞旨准行今又兩月尚未見有人員到浙但臣所請不
即此揀發來者大率仍屬中等非最上流品國家用人
惟浙省場務要緊尚有江南四處係動支公項收
何當工師求木若不行選擇材似不可勝用稍加鑒別
買竈鹽俱關帑銀重務不得其人豈敢輕發臣前
即屬寥寥無論大小臣工莫不皆然也
已咨部行催但恐到京候補候選人員情願在部

具呈者少以致部臣不能早辦抑或人數未足因

此耽擱請乞陸續先發其所缺者可否照河工例
亦准令外省人員於臣衙門具呈挑選取結或准
是或一道但恐因以開奔競之端耳已發該部議矣
臣於素知殷實誠謹之人咨取數員
題請調浙委用庶辦理不致乏人而引課可得充裕
矣爲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據實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部文奉

旨李燦陞補温州鎮總兵官冉起鳳調補處州鎮總兵
官仰見

皇上擢用大員

聖明自有衡鑒臣復何敢置詞惟是愚昧之見浙江温
州黃巖二鎮皆係兼轄水陸温州雖自閩至浙第
一重門戶而瑞安玉環改設水師之後該鎮海汛
止有中左二營其地方尚屬安閒衙門不爲清苦
惟黃巖三營洋面均係咽喉扼要之地而盜賊出
沒偷運米穀多在該鎮轄屬口岸之內且疲敝之
區一無出息又值前鎮林達馮廷輔董一隆等歷

任廢弛整頓甚艱較之温州實有難易苦樂之別
在人情自必喜就温州臣竊以爲李燦旣蒙
皇上特恩超拔自當令其於難處出力圖報

國家此心方安況冉起鳳雖非閩廣出身而曾經任
過江南崇明等處水師船工亦頗諳曉於温州諒
能勝任其方文登小心謹慎汛防勤密原係陸路
好官今夏出洋哨巡在船頭暈終覺勉強可否以
李燦調補黃巖冉起鳳調補温州方文登調補處
州一轉移間而三鎮水陸難易似爲各得其宜於
海疆營伍實有裨益此臣受

恩深重稍有一得之見不敢不據實密陳可否皆出
睿斷臣不勝悚惕之至謹

奏

此奏嘉悅覽之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爲彙奏沿海地方應行要務仰祈

睿鑒事竊臣身任重寄凡有關於民生利害者理宜隨
時察訪次第舉行查寧波府鄞縣之大嵩十一十
二十三都圖民田數萬餘畝離海十里有零僅止
嵩港一條日久淤淺內少支河以蓄淡水外無塘

堤以禦鹹潮故雨少卽憂旱乾潮大又防浸灌十載之中多半歉收上年偏災亦罹其患經臣飭委地方官查勘若於大嵩港口建築石壩使潮水不致內灌將嵩港淤河開濬深通自大礮頭至茶園止分浚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建石閘六座築土塘一條則蓄洩有資旱澇無患不但內地各都民田變荒瘠爲膏腴而沿海十餘里塗田工竣之後初年皆可種植棉花二三年內盡可栽插禾稻一勞永逸實爲萬世之利又鎮海縣之靈巖太邱二鄉俱係內地平坦之田方廣約數十餘里中

間向有大閘爲上半鄉救旱宣洩之計閘下有浦通流入海今亦圯廢以致兩岸荒蕩萬餘畝棄置不耕卽內地各田亦有水旱之虞若於浦口築塘內河修閘再相地形分建礮壩則兩鄉田畝歲得豐收荒蕩萬餘俱可成熟此二處實皆大有益於地方緣工費各需鉅萬無有出處是以逡巡難行臣思此等有利於

國計民生之事自當設法興舉今查有上年四川買回米石平糶價銀除歸還原款外尚餘銀一萬七千餘兩經臣咨部存庫留充公用又臣前次

奏明鹽務內折編溢出銀二萬一千餘兩原留以抵
修寧波府城等項公事之用今城工估計不及萬
金費尚有餘相應請

旨於此二項內撥用一款成此美舉工完核實

題銷實於海疆有裨再定海縣初名舟山遷棄開復
其中曠土閒田甚多與新開之玉環山相等從前
報墾各戶不無隱占今雖陸續首出尚恐未盡亦
應於秋收後委員協同地方官查丈清理至於沿
海偷運私米臣久已嚴行禁飭今逐細訪察尚有
應須變通防範者如台州之黃巖太平二縣素稱

產米之鄉私運姦徒多於此地購買前朝因黃巖
地方廣濶故割其鄉都分設臨海太平二縣彼時
地界犬牙相錯遂將黃巖縣東門十里之外由蛟
龍港至家子柵浦海門一帶地方皆歸臨海管轄
而實則自海門離黃巖陸路止四十里海道止六
十里其離臨海則有一百二三十里不等目前私
運姦民多於此處出沒在黃巖雖近而非該管之
地文武不無推諉卽有拏獲亦必遠解臨海往返
需時在臨海雖屬管轄而鞭長不及稽察難周臣
現飭台州府協會同查勘確議擬將臨黃二縣所

轄遠近不均之處酌量具

題改定使界址聯絡責成得專不第偷運之弊可除而士民完糧聽訟亦無舍近就遠之艱再海門原係衛所從前駐劄總兵控扼海口後始移鎮黃巖此地與台協前所兩岸對峙中隔椒江寬廣十里自黃巖至台郡必由此江橫渡府城食米向仰給於黃太二縣若禁其載米渡江則郡民有艱食之苦然由江入海片帆如飛以十里江面之寬又係急流捷徑瞭望稍有不及卽被逾越出口今雖兩岸設立照票兼用營汛戳記挨號稽查而小艇扁

舟紛紜雜沓終難盡絕因皆係陸汛竝無水師營船常川巡察是以錮弊難除臣擬於此處兩岸皆添設水師船隻令其往來巡拏庶爲周密以上各條臣雖早爲籌畫原欲俟八月間巡查海汛時親大恩身再加察勘舉行今巡期未可預必不便因循稽奏誤爲此一面附摺

奏明請

旨一面次第盡心辦理如有應行會同大理寺卿臣性桂酌議者自當彼此會商畫一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謹

硃批諭旨

三

三

李衛

皇奏與重商... 所奏各條均關地方要務籌畫甚善其再加確勘妥計具疏題請

奏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呈繳

御批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臣齋摺千總自京捧到
皇上發回原奏摺匣并蒙

御賜臣香袋一盒臣隨出郭跪迎至署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供奉訖臣前擬八月間巡勘沿海地方營汛因
聖體身受三處衙門重寄較別省督撫分辨責任實更
繁鉅故懇暫留巡撫

敕印請

旨交與許容署理今荷

御批指示周詳臣隨遵例具奏

題委官齋繳在案但今許容已經奉

旨差往福建審事臣復欽承再為酌量專使

特命查議江南海塘事宜現在另疏

題明必親往勘視事竣方能回浙又須會同

欽差大理寺卿臣性桂清查各屬虧空倉庫承追民欠
諸件且藩臬兩司俱係新到委署乏員所有勘查
海汛一事俯容臣至期再為酌量事勢如可前往
即當一面

甚是

題報一面起程否則俟來春另當請

旨遵行至海寧老鹽倉一帶塘脚俱起有新沙雖尚未
堅實漸次濶厚目前霉汛已經保過坍塌無多隨
即加築現今伏秋緊要之時惟有仰遵

聖訓竭誠敬以格

天心勤修築以盡人事務期無厯

睿懷再四川買米人員已經運回到浙共買川斛米二
萬石有零雖川江被岸上失火沿燒損失尚無大
減餘銀帶回在江西順路買回六千餘石此番原
有鹽商捐買積儲銀三萬兩附去今即將此米儘
歸義倉收貯其三萬兩以外動支庫內公項價脚
各商儘數撥還歸款目前浙屬米價頗平杭嘉湖
三府禾苗遍插田水無缺惟寧台有數處微覺亢
旱臣現在督率屬員虔誠祈禱倘得及時沛雨通
省豐收自可必也今布政使高斌按察使白清俱
於五月內先後到任高斌與臣素會熟識久知其

少款器局狹小耳此諭勿令伊知

肯與協力同心辦事惟抵任後正值奏銷期迫前

司未完冊籍堆積甚多高斌雖竭力趕辦豈能於

十日之內查核清楚但定例不許展限將來期限

具疏題請寬限

稍有逾違數日之處尚祈

聖慈鑒察白清亦屬小心謹慎人尚明白惟新病之後

因石麟保薦而用者看來臣甚韜晦或其才情內藏將

來堪以造就器亦未可知有若無斯善矣無而為有

與之秉正盡心共期公事有濟以仰報

則廢材也

厚恩於萬一也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甘雨及時上慰

聖懷事竊照浙省自五月以前雨水調勻麥豆菜子比

歷年收穫每畝多加三分之一各處早禾又皆茂

盛百姓歡呼異常五月中旬以來連晴二十餘日

晚禾栽插之後雖河內有水可車微覺亢旱寧台

高田較甚前經臣附摺奏

聞一面飛行各府不時查報如有雨澤缺少地方即令

殊批諭旨

三

天

李衛

會同文武虔誠祈禱一面在省迎請大士并於
龍神廟等處設壇六月初六日起臣率同屬員竭忱
叩禱初七日卽得霖雨一陣尚未下透自初八至
十一連日均有大雨杭嘉湖嚴紹五府俱報獲甘
雨多已霑足惟寧台溫處金衢等府路遙尚未稟
到但此數日濃雲密佈看來雨勢甚覺廣遠自必
仰邀

皇上福庇一體普徧將來秋霖時沛則浙江通省早晚
二禾可必又得豐收萬民更享盈寧之福矣仰惟
聖主痾瘵念切知必上厪

宸衷合將已得時雨情形星馳奏

聞謹

奏

覽奏杭嘉等府霑足情形朕懷深慰江浙地方四季惟
慮雨水過多耳至於憂旱或於春月偶然一遇似此夏
雨欠缺之年甚稀朕意究當爲將來霖潦留心預防爲
是

同日又

奏爲奏

聞拏獲惡賊事本年五月間據杭捕同知帶理錢塘縣

知縣秦烱會同陞任杭協副將李燦差捕巡獲面
生可疑之犯王惠卿楊茂蘭龔子瑞三名并小船
一隻到官審訊初則信口支吾後則認爲小竊該
縣觀其形狀不似偷兒隔別窮詰始據供出尚有
爲首之張寶生并同夥蔣德彩曹老四鄧元等專
在錢塘江至衢州一帶水面上下往來撐駕船隻
各犯分扮船戶客商隨身假帶被囊行李先坐在
內沿路騙載孤身客人搭船於僻靜處止用一尺
二寸長之繩索兩頭拴有小木檔子將人勒死屍
首細縛巨石沉於江內深處取其財物烹分自康

熙四十年至今被害不計其數當據密稟隨卽飛
行各原籍拏獲首犯張寶生搜出帶血繩索一根
又獲夥犯蔣德彩起出贓衣等物竝解到案逐一
細審各犯爲惡旣久謀命又多自亦不能記憶清
楚所據參互供出者如雍正二年三月在富陽落
山頭謀死徽州寄信客人得銀三百二十兩五年
正月在富陽裏山謀死種棉花客人得銀二兩四
錢四月內在西安樟樹潭謀死江西販麻客人得
銀三十兩兩傘一柄上刻陳君彩姓名七月內在
建德七里瀧謀死杭州客人得銀六十餘兩九月

內在建德石壁潭謀死木匠一人得銀二兩三錢
十月內在富陽裏山謀死蘭谿客人并小孩子一
箇得衣服三十餘件同斃二命又於雍正元年三
月因王惠卿船上水手汪公亮知風恐其泄漏將
伊謀死以上供出各案隔別問其贓數情形彼此
相同尚有遠年失記未能供出者不知凡幾似此
極惡窮兇雖寸磔不足蔽辜今夥犯曹老四又已
拏到止有鄧元一名現在分路勒緝務獲并通查
沿江各縣從前有無浮屍申報未結之處審明具
題請

旨從重正法誠恐部內搜駁遠年各案難以完結致異
常兇惡之徒反不能卽正典刑合將獲犯情由先
行附摺奏

聞一面嚴行究追務盡根株以除積害謹

奏

如斯遠年舊案悉能發摘殊屬可嘉之至詳覽各件率
係孤身旅客中途被謀屍朽荒江含冤莫訴今兇徒就
獲死者有知怨氣伸矣能辦集此等事件方爲積陰功
造福業可望慶遺子孫較之賣法徇情背公市德而自
以爲善政者豈堪同日而語各省封疆大吏咸肯若是

實心任事一一整理何慮盜之不息而民有不安耶聞
秦烝原係超卓之員已降旨加恩矣向來下江地方盜
風甚熾今命卿兼併節制其勉爲之以副朕意

雍正六年七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爲奏

聞事竊照今歲年景自六月初旬以來連沛甘霖臣因
查勘江南塘工經由浙省之杭嘉湖江南之蘇松
等屬縣皆地勢窪下之區多種晚稻目擊田間溝
澮充盈禾苗青葱茂盛農夫無不欣欣得意嗣後

若再獲時雨則數郡皆享大有之慶矣其金衢嚴
紹四府山地少而水田多陸續皆報得雨秋季情
形大槩高阜雖次低處甚好惟寧台溫處等屬地
勢居高者多每年山地收成原與窪處不同今年
得雨畧遲山田分數不無稍減此時尚未能定然
春收豐熟加倍於往年不致有艱難困苦之虞臣
恐寧波兵民繁多米價或貴已將鹽務買回川米
雇募商艘并調定海鎮兵船押護由海道撥運一
萬石前往接濟平糶此時諒已可到容臣回署之
聞再後再加細查各處地方情形另行奏

聞再臣訪聞得江南之句容縣秣陵關地方有積賊奚桂卿別號滋泥大王夥黨亦多雖未必卽是去年九月間在烏鎮傷損十餘命之人然既有此說不可不信若行文江南恐有未確故臣將此所查情由帶字蘇州欲面交督撫適陳時夏已聞改調之信范時繹不會來蘇會商海塘事宜卽付張坦麟託其再加核實就近查拏隨後聞得已被兩江督臣獲住發營員密訊所供不知其詳止有浙屬嘉善縣住居水手二名從前曾經雇與伊等駕船據臬司董永芟來文已經該縣拏解去訖聽候督臣

審明奏

聞外理合附摺

奏明謹

奏

滋泥黃魚二盜犯頃據江督范時繹奏稱業經緝獲移交浙省矣朕諸凡所聞料不至有差謬

奏同日又

奏爲遵

旨議覆事竊臣前將奉

命交發改補訓導王積篲程世楷履歷條奏摺二件臣

殊批諭旨

三

四三

李

衛

雖素曾留心及此未敢冒昧遽覆現在諮訪各地
方官及提鎮諸臣定議覆

旨緣由附摺

奏明今王積篲所陳請禁湖州典舖當米一事據杭
嘉湖道暨該府等覆稱嘉湖二府屬縣每年新穀
登場凡有田之家以及佃戶小民一時若有緩急
皆將所收之米隨其多寡當銀用度次年蠶麥成
熟新稻未收之前贖回以濟口食較之現買米價
平賤人以爲便卽有經營之輩買米當銀復買亦
皆於次年就地糶賣商獲微利民得資食竝無害

於地方若禁止不當勢必將現米賤糶次年一遇
米貴竝無積蓄可以救濟等語臣查米穀少則價
貴多則自平故籌畫民食惟以積蓄爲先無如小
民需用急迫或房屋窄狹欲求盡存倉廩勢有不
能惟當米一節勝似賤賣如現價一兩可當銀六
七錢每兩取利不過一分以至一分五釐而止次
年卽遇價貴猶可取回賤米充食卽有不能贖回
者向例不論月日早晚皆以次年白露節後爲滿
仍在本本地糶賣所以米石猶得存留在境若行禁
止必然隨時糶散悉歸外販一遇米缺卽時騰貴

關係匪輕況當米非囤戶貴賤皆由自主若米價稍昂原主卽欲贖回者更多實屬利民而非病民王積篲所奏其言似是而非應毋庸置議以安人情者也至程世楷請照溫州玉環山之例將定標左營移駐大衢山招民開墾一事據該提鎮竝寧波府等覆稱大衢山孤峙海面與玉環山逼近內岸者不同從來外國與各省洋船經過此山從不收泊至每年漁期雖有船隻聚集亦不專在此山且皆有關牌縣照爲憑巡員實力稽察不難防杜漁信一畢各船盡回內地亦無藉官兵之彈壓若

將定標分駐一營不但築土堡建營房經費不貲且孤立大洋兩處單弱可慮虛設官兵有損無益昔年定海總兵藍理曾於此地開墾遂爲海盜鄭盡心陳尚義等藏垢納污之窟凡費幾許兵力而後驅逐淨盡似不宜再有此議等語臣細閱提鎮諸臣所論與臣意見相同程世楷此奏亦毋庸再議總之近地可以墾闢利民之所臣自當隨處留心察訪陸續舉行斷不敢因循忽畧所有兩摺條奏事宜理合據實查明具覆竝將奉

發原摺二件恭繳伏祈

硃批諭旨

四

李衛

聖鑒再臣接准吏部咨文奉

旨王以曜亦命往浙試用伊條奏浙省事件原摺爾部封發總督李衛如有可行之處著李衛酌量採擇欽此并封發原摺到臣查該員所奏六條其中如歷年欠冊必須順莊滾查舊欠新徵務令親納投櫃與民間買賣產業過割宜清辦理滾催人員董勸宜力等四條臣上年已曾在浙試行於十二月十二日以請行順莊等事具疏分晰題明又所奏州縣因漕米民欠那移墊補一條臣亦於本年四月初一日以遵

旨請派人員等事疏內陳明荷蒙

俞旨允准現在分派各官逐府清查各在案至於州縣交盤該管知府督催捏飾扶同定有分賠之例最為嚴密毋庸別行委員監催紛更成例也除王以曜部發原摺另行咨部呈繳外相應一并覆

旨為此謹刺補用監查等因欽此
奏 謹 謹

覽所敷陳甚屬明晰允當舉凡條奏有關直省利病者朕皆發與該督撫斟酌因念通省地方遼濶事務紛繁一時耳目難周於中倘有可取亦足補益不逮非竟以

其言爲是必令見諸施行也當領悉此意總之朕用人行政從不預橫成見惟求合乎是而已

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爲續陳辦理鹽法事竊查松江府城舊時附郭華
婁二縣今又分出奉賢金山地方不爲不大更有
提督重兵駐劄宜乎私梟屏跡而從前片引不銷
皆由向日提標及附近各營無不通同濟私大船
裝載貯於兵丁屋內令其子弟家屬提携籃筐滿
街市賣地方官不敢過問以致商人無可如何將

此數縣棄出不復行銷矣臣細看沿海形勢海塘
之外不產鹽土其場皆在兩頭北則偏近川沙大
營南有金山叅將若加以提標汛兵肯與出力協
同兩營實心巡緝鹽徒勢難透越而無如向多貪
賄縱私習以爲常止有分管上海之提標遊擊葛
世雄守備徐潛頗能督兵嚴巡是以上海從無官
鹽住賣者本年竟能行銷五百餘引臣在松江掣
驗三日不見有籃筐私鹽出售屢與提臣柏之蕃
悉心計議預備賞賚以圖大破積習提臣亦肯身
任其事近日弁兵奉法努力連報拏獲大夥私鹽

數起查松郡原係商人不敢開店之處而雲南福建皆有文武官弁督銷之例莫若將公項所收鹽斤量行發交提標五營挑選誠謹千把總在於松郡城之內外監賣除出完課將鹽本解還源源接續則既予以責成又不無稍有餘利自必實力巡緝臣仍與提臣時常留心稽查庶錮弊可除但產鹽之四場臣既俟委官到日遵照辦理酌量收買發商完課儘力督銷自然有益惟所慮者崇明一邑向係海外包額之區煎出鹽斤止爲本地民食例禁不許透越別縣後因產鹽日多梟徒勾通鎮

兵縣役任意廣煎不但往來領餉運米船隻順便裝載亦且渡海各船夾帶進內殆無虛日文武各衙門向來皆有陋規屢次行文從不攔阻昨見臣在松江恐被差員內港截拏始據該署縣祖秉震報獲一起近日鎮標左奇兩營盤鹽甚屬上緊但恐不能久遠如是此地若不派官協巡稽查堵禦則蘇松常鎮等屬雖收餘鹽發商仍被崇明廣產私煎攘奪引目仍舊難銷臣愚昧之見將現在命發管場各員內挑選明白強健者一人再派千把總一員專在崇明要口駐劄可往來稽查竈地其

鹽應禁者嚴禁應收者酌收令其轉運發商辦課其私販小則移知營縣協緝大梟就近稟報總兵嚴拏解交蘇松道審究分別治罪剪除窩頓毋許流入內地實於江省鹽政大有裨益矣至浙之寧處二府尚有官鹽一半溫台壅引久不行銷此非專係私販衆多之故實緣梟棍強橫動成命案各商但有本錢者俱不肯往彼處貿易現在止有小販數人每家不過二三百金大處不能行運始向此等地方賒欠竈鹽拉扯零賣搜索微利臣前疏業將四府場員亦在更換准行之內但收買鹽斤

彼時若一齊竝舉誠恐遙遠難以照應未敢率請今民頗知法按時度量臣尚可承辦亦當一體動項廣收發給官商分頭運銷於產鹽多處添造廠座出入要路堵防隘口不過多費精神皆可設法料理一有成效增課何止加倍以上事宜臣恐具題遲緩等候部示往返需時有誤秋冬乘時辦理用敢瑣瀆

天聽倘或可採伏乞

聖鑒批示欽遵抑或原摺

發議懇賜知照到日卽當舉行爲此謹

殊批諭旨

三

兪

李衛

奏

該部議行

同日又

奏為奏明戰船中途遇風駕回修換桅木緣由事竊
照浙省承造旅順營戰船五隻業已督辦完竣委
令將弁官兵押護於五月二十四日開駕起行經
臣

題報在案不意六月初三日駛至黃標汛地螭洋險
處忽遇颶風波浪洶湧船隻顛簸將一號三號大
桅損傷箠眼數處官兵竭力駕護幸得保全隨風

飄泊初六日始得收入定海港內臣據押運叅將
顧元亮并定海總兵官林君陞飛報前情隨差員
星馳往彼督令該鎮將知府設法修換及早開駕
毋誤風期去後又據顧元亮報稱前船在於定海
將桅木損傷之處多加鐵箍修整完固於初九日
自定海開行十一日在普陀開至烏鴟山大洋又
遭疾雷巨颶風狂浪大不但新箍之桅閃裂其四
號五號兩船大桅亦被風損擗命收入寧波再為
設法製換等因臣即分頭差人往督溫寧二廠各
道府選購桅木換豎并調林君陞赴寧親加勘驗

復與提臣酌議間今據陳天培林君陞合詞覆稱本省各標戰船向來俱用幫桅以數木合成加用鐵箍是以其力堅勁可抵風浪今旅順船奉部定式俱用獨木爲桅又兼長至八丈及七丈七八尺購買旣極艱難大者削去外皮止剩中心小者一木之力未免稍軟今寧廠遍覓竝無此等獨木大桅雖據溫處道王斂福於七月初一日趕運獨桅一根幫料七件細驗桅木堅實但係舊料且獨桅係奉部定未便違背擅用幫桅勢必飛往閩省再購獨桅換豎現在已過立秋西風漸勁往北洋面

奏難以行駛戰船關係重大自應

題明駕回溫廠購換於來春南風期內開駕方屬萬全等語查此案戰船中途兩次遇颶幸託

皇上福庇五船無恙官兵平安今遵照部式不敢擅用幫桅現已委員星飛赴閩購覓獨木另行製換但今歲七月初二日立秋甚早目前西風盛發自浙往北必由江南五條沙險洋經過更難放心臣何敢不酌量天時妄行開送致有疎虞除飭叅將顧奎元亮將船駕回溫州上緊購辦於來年四月順風駕送并現在另疏具

題外合將緣由先行具

奏明謹

奏

知道了今歲不使開行極是戰船之設原備抵敵風浪獨桅旣難得堅勁如式何妨聲明緣由換用幫桅令乃以軟小之林應辦一時而令官兵乘危冒險大不是矣幸而無恙不然其害曷可勝言承辦各員當嚴叅以爲不敬事者戒

同日又

奏爲請

旨事竊查浙省有衛守備八員專管徵解屯餉事務因向來衛田皆屬軍民雜佃每有爭訟界址糧務係守備衙門清理名爲武職而實有管辦錢糧詞訟之責其中台州一衛田畝分坐臨海黃巖太平天台四縣零星寫遠地僻人蠻近又裁去所千二員歸併該衛事務更繁存留項下歷年積逋八千餘兩冊籍混淆完欠不清臣因此處第一難治非幹員不能清查特委温州衛守備饒建侯前往會同地方官分縣催追稍有頭緒尚未完結本年二月內新任台州衛守備楊上衡到浙初見臣時卽行

面稟伊原是行伍出身得中進士但習騎射不諳簿書呈請具

題改用臣以該員乃奉

旨補授不便遽行請改仍令赴任試習今已數月又據詳稱職任不勝實恐貽誤臣查楊上衡漢仗去得爲人勇往向前宜於營伍堪備差遣而料理錢糧非其所能可否俟有緊要營備缺出容臣

題明改補其所遺之缺查温州衛守備饒建侯辦事勤敏人稍有才上次軍政曾列附薦卽以該員調補令其加意整頓更覺有益其餘浙省各衛所管

屯糧不多再除湖州一所疲玩外他處舊欠俱少皆屬事簡易治者如杭州右衛守備尹君慶漢仗亦好弓馬雖屬平常辦事出力臣委令巡查地方甚是勤謹又紹興衛新任守備高志唐看其人材漢仗頗屬去得以上二員若不令其於營伍歷練恐久之漸致怠弛殊覺可惜應否一併於中等營缺酌量

題補改用以加造就倘蒙

俞允温州杭州紹興三衛守備員缺查有奉

發效力新科武進士羅佳雄丁大業易焜俱係武生初

進人皆文弱於營務全然不知一時難期練習若以衛備近似文官之缺署理試用一年如果稱職再請實授否則咨部挨班候選則人地各得相宜矣是否可行伏祈

聖明批示欽遵又此外尚有杭州前衛守備趙廷文海寧衛守備吳輝祖皆辦事克勤人亦明白因其人尚屬謹慎細心於衛務相當再看後效另為請

旨謹

奏

調改甚屬合宜具疏題請

同日又

奏為備陳實情懇祈

聖鑒事竊有原任福建撫臣常賚審理千總劉任一案斷罪舛錯荷蒙

聖明察出指示

命將同知曹秉仁解任同劉任調京

面加詢問仰見

皇上睿照無遺務使文武均平事歸至當大小臣工莫不欽服此事原由浙江而起其中實情有不敢不

聖主備陳於查竊五四年奉文

硃批諭旨

三

吾

李

衛

聖主之前者查雍正四年奉文撥運福建抵米之穀二十萬石因已經借給閩省倉穀七萬又代爲分頭皇上購買先行轉送之故是以九卿原議令閩省差員而來浙領運臣見爲時已屆誠恐遲誤風期是以無命分彼此一面具

奏一面飭委嘉興同知曹秉仁在於乍浦齎價雇船分爲兩起代運赴閩除各海口外上年正月乍浦聖第一次開行已用船四十八隻二月間第二次之差穀業已運到乍浦等候又須用船六十八隻一時不足正在雇覓甚艱之際忽有福建千總劉任到

乍竝無公文執照口稱奉

旨押運江南米石特來乍浦封船亦無價銀挈帶交給又不赴臣衙門稟知以致船商驚慌有曾惠泉等在於護海關江承玠同知曹秉仁等衙門具呈各據轉報請示前來臣查劉任止係奉委押運其備辦船隻乃該地方官事也江蘇撫臣陳時夏竝未移咨到臣欲於乍浦雇船且未行文該同知令其代爲預備劉任來浙實爲輕率緣事係因公不過武官粗魯冒戇之故臣隨於各詳內婉辭批云江浙運米同屬公事但浙省運穀二十萬石較江南

數多三倍現在杭嘉湖續運之穀乍口尚是缺船
不得不酌量緩急仰候移咨江省督撫二院在於
上海覓船搬運仍諭知劉弁回江可也等語一面
於二月十八日備咨江南去後乃下江督撫並未
回文有來浙要船之事而福建押運遊擊李燕在
上海接到臣之批示亦無隻字回臣又未見石斗
米穀來到反於二月二十六日移文同知曹秉仁
令其查明乍浦共封若干船隻移覆以便乘風解
解且稱何物船戶曾惠泉等具稟運閩穀石現在
缺船上海何有餘船何獨異視江南米石等語臣

因其文內明有封船字樣且將臣批詞指駁言語
狂妄故於三月初二日移咨福建督臣高其倬煩
請轉行申飭原無別意續經高其倬將千總劉任
題參奉

旨飭審上年十月內常賚據劉任呈詞移臣內稱浙撫
有尺霧之遮移咨督院

題參等語臣雖不才忝任封疆隔省員弁卽非管轄
的屬然

敕內開載設遇有事尚將調遣策應今劉任以千總末
弁竟將臣指斥無忌常賚亦卽據以移查其如

國家體統名分何乃常賚緣臣回咨有得罪於彼之處故意不將劉任止係奉差江南便道押運竝無文照私赴乍浦索船及公然抗臣情節於看語內聲明反稱隔省同知爲其上司任意混擬欲冀皇上歸咎於臣乃蒙

聖明洞照係彼之大錯指責示罰今曹秉仁業已解任進京將來

廷訊之下

皇上自有照鑒臣若不將此案實情陳明於臣素日未敢一事隱匿之心有所不安是以冒昧具

奏前項根由至於苛索二字臣因劉任在乍浦苛求索船故於高其倬咨內說及竝非曹秉仁等所詳原文具在臣不敢代爲飾辯合併聲明伏乞睿鑒施行謹

奏

應具奏者朕備悉原委自然處置得宜也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猥以庸才謬叨重寄惟思上有以仰報聖主下不至貽辱祖宗伏見我

殊批諭旨

三

五七

李

衛

皇上矜全大臣曲加體恤直如家人父子格外優容爲
臣下者若不教誡子弟循謹守法以致有辜

德意於心何安臣籍隸徐州族繁丁衆賢愚不等豐碭
各鄉散處頗多今春因有堂弟李懷瑾李信枝皆
少年喪父鮮有管束任意放縱不循理法臣訓之
不改招之不來誠恐久益驕橫有害地方無可如
何於四月間行文淮徐道煩其轉飭本縣將二人
拏解赴浙以家法懲治圈禁在署俟其改悔始放
竝咨明江蘇巡撫衙門在案此臣借以警戒保全
族人之苦情而衆皆不諒反生怨尤卽臣親房尊

輩亦復附和言臣爲己不復顧人交口騰謗甚有
欲改姓氏以爲加罪之地者不思臣本支相承原
係大宗嫡長平素家居族內諸事例得主之況今
身荷封疆執持綱紀雖仇怨滿前皆非臣所顧惜
此後如有大干不法仍然怙惡不悛臣若得知卽
尊行尚當叅

奏豈肯畏縮以負
范時臣乃不足置論
君恩但臣因除高拏
汝辦理下江緝捕一
命議論河工又與齊
有芥蒂大吏若不
命議論河工又與齊
蘇勒有芥蒂之嫌皆
大吏若不

豐端去年伊來陛見頗露不愜於汝辭色或係汝於接
奏明此中情由將以臣因私家之事煩動地方官為
待際禮貌疎慢所致其過不在齊蘇勒也齊蘇勒為
人忠直率斷無有心跡無以自明而公私之交謫亦難堪
矣為此冒昧附摺上宿怨假公報私之理朕意舉
凡此等形迹皆不必繫念人事參差不齊何能計較纖
聞於悉無遺惟坦懷靠
君父之前並將原行江南咨稿錄呈倘蒙俯賜
御覽則臣受用不盡
御覽則臣之是非與所行當否

聖明自有洞照非敢故為多事洗白自身也為此謹

奏

洗白自身即反己之謂果肯洗白自身乃係省事之舉
何云多事但審辨公私最為不易倘向自於鄰里鄉黨

間先存曲嫌小憾則又當一論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
樞機正在於此其中原委既不確知難以批諭是非常
否也

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海外諸國與浙江最近者莫如日本臣每留
心察訪初時風聞彼國有招致內地之人教習弓
箭不甚守分因尚未得確實不敢冒昧瑣具
奏近於各處出洋商船時常設法密探信息有蘇州

殊批諭旨

三

堯

李

衛

奏余姓洋客露出口聲言倭王原係中國人苗裔歷世相傳若土著爲之則該王不能享祚倭民皆有天災其臣下雖極強盛猶奉以虛名故本處從無開事爭奪之事而號令征伐一秉於將軍不由國王主持反受節制由來已久因此伊國將軍肯出重聘倩內地之人教演弓箭籐牌偷買盛甲式樣初時有福州民王應如於天文戰陣之事涉獵不精好爲談論首受其萬金厚利排演陣法年餘卽伏冥誅復薦引一廣東長鬚年滿千總不知姓名每年受伊數千金爲之打造戰船二百餘號習學水師

又有洋商鍾觀天沈順昌久領倭照貿易彼國信託鍾則爲之帶去杭城武舉張燦若教習弓箭每年亦得受銀數千兩沈則爲之帶去蘇州獸醫宋姓在彼療治馬匹又有商人費贊侯曾爲薦一紹興人革退書辦往彼講解律例因其不能通曉隨卽逐歸曾留該商銅船質當凡平常貿易之人到觀張沈費姓三人行徑不與平常貿易之人相同未
在彼國時仍同他商共住土庫否若能訪得借去之夥
多名爲土庫止有總門重兵把守不許出外閒走
伴一詢卽可悉其梗概也
得知消息到時將貨收去官爲發賣一切飲食皆其所給回棹時逐一消算扣除交還所換銅筋貨

物押住開行至於聘去之人則又另在別處隱密之地日久終未放回故實信無從探聽惟造船之聲則有人親耳聞之者臣恐傳說未確再加密訪別處所得情節亦復相似其鍾沈費姓三人現在如將此三人探實復從而設法誘問則彼國底裏諒不難考究矣

每年領照出洋貿易帶銅回繳張燦若本名恒暉住居杭城乃雍正元年中式第五名武舉爲人素行狡詐果出外年餘至今未歸其家有父張彬如曾充過衛百總原係弓箭教師臣遣人託言寄信往問蹤跡伊父答以其子由京前赴陝西撫標中軍孫王發署內再詰便有驚窘之狀卽此一人形

迹堪疑其餘不皆風影可知臣查日本雖係蕞爾島夷恃其銅鑄礮火攻擊甚遠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屢爲海患於東洋稱一強寇

本朝威靈懾伏屏跡多年從無干犯中華

聖祖仁皇帝俞允會議於東洋貿易止許內商往販禁其

自來原有深意今彼不惜重貲招集無賴習學內地弓矢技藝無故打造戰船姦懷叵測不無窺伺乘有空隙欲爲沿海搶掠之謀然前明水師未設戰船不修被其突犯登陸始與接戰使得展其跳躍之長故從前江浙地方多受荼毒今沿海水師

星羅碁布戰船駕駛精熟官兵皆能奮勵用命倭夷平素未嘗諳於水戰設或有警臣等聯絡隣省會同堵截邀於海中剿殺攻其所短自可必獲萬全不致上廛

聖懷但彼狡謀惟在重利引誘凡屬愚人孰不貪婪往

墮術中故江浙閩廣好事棍徒甘為心腹通風走從來大小邪正勢所必然即如準噶爾西藏未嘗不若線之輩甚多伊要得內地之信頗易而中國欲知是也

其的耗實難今若遽將訪出之徒張皇拏問則販洋往來人多傳至彼地恐即致激而生事臣愚以為

天朝之待外夷罪惡昭著者必申征討之誅若跡涉隱

若無

不

如

微藏而不露則當示以羈縻防範未然臣今現在

將所聞尚無確據之人逐一再加暗中察訪根尋

此為最要可嘉之至

其家蹤跡行徑以驗虛實一面密飭沿海文武營

縣及各口稅關員役藉盤詰米穀軍器名色嚴行

稽查凡出洋裝貨包箱等物悉令打開驗明一應

水手舵工商人奴僕附搭小客俱著落牙行查明

籍貫年貌出具保結限期回籍返棹進口點驗人

數將缺少者即行拏究其水師兵船嚴督各鎮協

營整頓礮械練習攻戰之具不時哨巡耀揚威武

上天

聖祖

以為有備無患之計一切廢弁驗其因公呈誤原
 無大過不在解發安置之列而人材尚可效用者
 分別收錄令其食糧不使閒居窮苦為人所誘姦
 商無賴是極當極卿此一念早為通同勾引之人俟訪實後再為相機另行
 拏究明正典刑彼時倭夷聞之知事已敗露防範
 嚴密自必震服

聖祖鑒之矣封疆大臣皆肯似卿居心奉職便伯什日本
 天威絕其邪心矣但事關重大是否當伏乞
 何慮之有治平之術惟在固根本防外患二者而已固
 聖明指示欽遵至日本島嶼與浙江江南對海之隔洋
 本譬如養身防患猶夫用藥當權其輕重而為之不可
 偏廢
 面最近止有三十餘更路程順風四五晝夜可到
 今浙江原屬臣轄江南沿海地方近又奉

旨命臣節制即當知會督撫提臣調度嚴防但其乘風

所見飄忽四路可通閩廣山東天津錦州等處仰祈
 皇上密飭督撫諸臣一體留心防察則雖有姦計亦無
 庶不露卿首先陳奏之迹也

所用矣再近據提臣陳天培差員於江南訪拏洋
 盜數名係從前曾在浙洋行劫匪類俟提到審明
 另結合併附摺陳明謹

奏

當年

聖祖曾因風聞動靜特遣織造烏林達麥爾森改扮商人
 往彼探視回日復

殊批諭旨

三

李衛

命大抵假捏虛詞極言其懦弱恭順嗣後遂不以介意而開洋之舉繼此而起朕卽位後亦經念及尚未暇諭卿所以此奏深合朕心又聞噶喇叭呂宋聚有漢姦不下數萬朕經屢次密諭閩廣督撫加意體訪具奏且復聞日本與朝鮮往來交好踪跡甚密云云總之安內攘外要不出前論固本防患盡人事以聽

天命爲第一良策也

同日又

奏爲恭繳

御批再陳微悃叩懇

聖恩事竊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欽奉

批回原摺一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憂民念切深悉浙地不慮微旱但恐雨水過多令

臣於將來霖潦留心預防

至聖至明坐照萬里伏查浙省上游各府地處高阜止

畏久雨驟漲一時難消今入秋雨水調勻初次所

種早禾多已收穫間有高山海塗零星之田畧減

分數其餘平地得雨發秀甚旺而杭嘉湖三郡從

前多處低窪蒙

聖恩頒發帑金開濬河道現今閘壩修築將完河道疏

浚流通宣洩之方較前已有備禦晚禾正在開花
茂盛非常一至秋分皆可秀實目前米價平賤洵
稱豐年又兼六七兩月海不揚波竝無風暴損禾
雖八月潮大高與塘平皆已保固無恙此時業過
大汛老鹽倉沙漲頗遠皆

聖主福庇愛惜黎民之所致也好臣欽遵

諭旨自當隨時料理不敢有誤至臣蒙

皇上洪恩令臣管理江蘇所屬七府五州各種盜案已
經具本恭

謝竝瀝陳下悃何敢再有瑣瀆惟是浙江巡撫之任

事務實爲繁雜必須精神命脈時時周流貫注隨
處覺察方於事有實濟稍或不到卽被欺瞞臣兩
年有餘此心未嘗一刻放閒若再加以江蘇所屬
七府六十六州縣則南連閩豫北接河東豈能處
處周到顧此失彼必不能免況盜賊蹤跡詭祕姓
名變幻必細行查探始得的確臣竝無腹心可以
寄託耳目之人實難兼理況臣曾聞古人有盈滿
則覆之語今仰荷

隆恩不次拔擢甫過四旬位叨卿貳將浙省三院衙門
一身兼總譬之小舟重載常恐傾側若復管理本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果能持
籍事務誠恐造物惡盈且僚屬親族難免忌刻因
盈戒滿可保無傾側之虞否則亦難免顛覆之慮理固
然耳設不能躬以自牧而涉於傲物凌人則忌刻者豈
皇上憐臣孤植屢頒特一二僚屬親族將見羣起而指摘者不知凡幾矣雖
恩諭許以保全倘蒙然但辦忠誠二字盡其在已達之於
鑒憐允准所請此即何暇念及此亦可不念及此一切禍福利害之際惟篤
皇上生成大恩畢世矢當圖報若必不以臣為不肖加
信天理則無往不宜若專以人情論即寸步皆難移動也
試將勝撫任者薦舉一人簡賢能授為浙撫俾臣於總督任內仍可協辦浙務稍
得專心稽察所交諸事或得黽勉盡力不致彼此
兩誤則又臣不得已之苦衷而非敢自圖安逸之

實情也伏祈

聖恩鑒察所有奉到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卿之實情朕已鑒之朕之苦衷獨不思乎如得勝任浙
撫與卿同心之人則可用之於兩江矣又何必命卿兼
理下江七府五州耶不得其人徒費一番周折於事無
濟姑且盡卿之力稽查料理前於謝本內諭旨甚明若
果至精神不能週到時密奏以聞朕自另有裁處
所奏江南地方情形一摺留中江南襲吳楚遺風崇尚

虛浮人習巧詐歷任督撫大吏一味因循委靡不能清
釐振刷以致頹敝益甚種種弊端朕所悉知然無可奈
何如范時繹魏廷珍陳時夏張坦麟輩豈堪統率之任
第取其操守謹飭而姑用之耳安望有治理之效不止
此數人已也再如布蘭泰石麟沈廷正莽鵠立馬會伯
憲德等豈皆封疆材耶兩江之任惟鄂爾泰田文鏡克
勝商又難以動移幸地在腹裏且暫將就卽今邊海要
區需人孔急尚費躊躇何但兩江爲然朕之求才若渴
諒應天下共知非特於大僚中隨得卽用簡拔無遺從
州縣有司五五年內超擢至撫藩者不一其人欲覓局

量稍濶之品尤屬罕覩爲此時厯於懷汝知有綽然稱
職者卽行舉出勿涉隱諱至於兩江現任文武上自督
撫提鎮下及守令將弁率取才具中平者而用之何也
戶口雖多事務雖繁其患不過錢糧積欠風俗囂漓而
已猶可緩待以緊要論自當先雲貴川陝兩粵而次及
於兩江以故直隸近地所用者大抵皆中材以下更屬
無足論者矣朕勤求治理維日孜孜亟欲置斯民於衽
席之安無如不得其人奈何奈何今於無法之中設法
亦惟因病蓄艾且儘力作養加意栽培以冀菁莪棫樸
之效於將來云爾

雍正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爲呈繳

硃筆諭旨并

御批奏摺事本年八月十二日臣標干總自京齎捧

發回原奏摺匣到杭臣卽叩頭啓視所有臣前因江南

地方緊要將所見聞大概情形冒昧陳瀆我

皇上不以越俎見責於摺匣內頒發

硃筆諭旨一道開示切摯仰見

皇上因地方用人其難其慎而全才不可多得誠如

聖諭雲貴川陝兩廣實爲邊塞巖疆重地自然首先緊

要而兩江次之但東南惟江浙等處戶口稠密幾

抵寰宇人數之半其中賢良不一狡詐多端且財

賦繁鉅又爲邊方協餉根源而沿海各省情形更

與陸路迥別身其任者職掌匪易臣每自警懼時

切杞憂何敢存有量度可用長才知而不舉以負

聖主慤慤下詢之至意再黃魚滋泥二賊業於江寧本

奏地方拏獲仰見

皇上睿照無遺今在江省究訊傳聞供出劫過江南者

居多浙屬亦有數起至今尚無正實賊案亦未接

有來文行查似應仍聽督臣范時繹照例審結惟

皇上聖前

奏摺內因途次未帶案卷乍回倉猝將從前行查去

此等偶爾小誤朕悉置之不聞不見聖主年十月內烏鎮盜案誤寫九月字樣今奉

發回原摺細看始知疎忽之愆不敢隱匿相應附摺聲

明所有奉頒

諭旨一道同原

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據江南淮揚道白鍾

山稟稱山東安東營海面有船二隻白色白旗防

丁放礮竟置不理出入無時往來莫定等語臣閱

其所稟蹤跡詭祕不似小賊行徑其為匪船無疑

雖在山東地方而海中乘風飄忽來去甚速不可

不防查江浙交界洋面有陳錢壁下馬蹟羊山等

處島嶼皆為往來必由之路前明倭夷劫掠內地

定在此處暫停收泊歇息樵汲臣即日密行浙之

定海及江南崇明二鎮令派將備借名遊巡帶領兵船於前項島嶼要隘分路埋伏倘果有匪船經過或登山取水即可出其不意掩拏一面分行沿海水陸各營加謹防範竝咨會江南督撫江浙二提臣去後二十三日又據白鍾山將山東營報文敘詳稱此二船於七月二十三日在亭子蘭洋面游移二十四日往水靈山及古鎮龍灣各口忽往忽來行蹤無定守臺兵丁打礮數次彼船止鳴鑼响鼓置若不聞等語臣查古鎮龍灣皆係膠州地方而臺兵放礮後尚敢鳴鼓相應似非游魂小醜

或係東洋夷人知江浙沿海皆有水師而山東惟登膠等處故潛來偷看墩臺汛守之疎密及舟師哨捕地方之情形亦未可定臣雖於白鍾山前稟到日即經調度但七月末旬之事而稟報到時已將一月誠恐嗣後呈報稽遲業又通飭江南沿海文武遇有洋面緊要事情務須飛速報聞庶聲息相通得以預辦事關海洋合將臣兩次聞報行過

緣由

范時繹亦經奏聞矣情形似屬可疑凡事有備無患覽奏請防之舉甚合機宜可嘉之至

聖鑒又臣前因水師需員將緣事參革尚無大罪之守

聖鑒備李光彩徐景達可否降為千總錄用革職副將
處具

奏請

旨感荷

聖恩俞允令臣具題今接到部文柳進忠已蒙
原欲待卿具題到日然後降旨因閱部本之便隨發此
皇上寬免其罪交臣以水師千總補用仰見
論姑以弁員試用觀其奮勉
睿慮精當既加以格外之

恩而又抑其矜驕之氣可使感激奮勉出力報效非臣
愚昧所能見及伏思乍浦接聯江南兩省海口咽

喉現設滿營水師最為緊要遊擊黃天寅人雖謹
飭頗覺軟弱於水師不甚精熟亦曾於會

題疏內聲明改調在案目今久瘧未愈哨巡勉強柳

旨查進忠人固中平於水師并東洋事情頗為熟悉若

奏以千總職銜暫令護理乍浦遊擊事務責令親身

督船出洋哨探試用其黃天寅於調理病痊之日

給咨引

好
見再為改補似覺相宜臣現在彙同李光彩等一併核

旨鑒疏遵

旨具題相應附摺

殊批諭旨

三

主

李

衛

奏覆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因奉

旨查勘江南海塘經由蘇州日擊城垣多有塌陷缺口
之處不但愚民貪走近路者常於此地出入亦恐
夜間匪類竊盜得以乘隙潛遁且蘇郡係省會重
地較他處更屬緊要臣既奉

特旨兼管江蘇督捕事務則城垣防範最有關係何敢
視為膜外但工程浩大時切留心緣前有住居蘇
州之浙省鹽商汪敬恕為富不仁干犯鹺規經臣
查出飭究今據蘇松太道魏觀審得實情問擬徒
罪招詳批允發配間有伊子汪循讓因其父年老
願納贖罪請免擺站屢次哀籲呈懇臣念其既知
為父悔過情尚可原量伊身家十分之一罰銀萬
兩為修城之需已據自認八千臣隨飭令該道按
數追銀解交江蘇藩庫竝咨會署撫臣張坦麟就
近委員勘估將蘇郡城垣坍塌處所修葺堅好如

是誠善舉也

有餘剩卽作京口蓋造查盤鹽廳之用倘有不敷
臣當再為設法陸續湊給毋庸撥動正項錢糧而
疆圉可以完固矣再浙江提臣陳天培前曾差員
於松江緝拏洋盜數名提解究審臣經附

奏在案今陳天培所差陸路緝盜之效力武進士李
澂等在浙獲有逃盜楊秀供出夥犯張來住居江
南太倉州之鎮洋縣鄉間該員隨往緝拏彼地居
民以非係本處地方官所差且稱張來素不為匪
將李澂并所帶兵役聚眾毆傷據該縣將到場各
犯拏獲詳報前來臣查緝盜無分疆界奉有

諭旨通飭今李澂等不查實就近知會彼處地方官添

差協捕固屬冒昧但明言緝盜又將提督印牌交

與看驗則是否正賊卽或不實自應到官質審何

據^{張坦麟亦已奏開矣原屬兩俱不合之事}得毆傷差員甚為蠻野現在飭行江寧按察司將

為頭倡率及在場動手之人究審處治并將張來

果否盜夥有無妄扳之處質訊虛實定案外相應

附摺陳明謹

聞奏

覽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殊批諭旨

三

七

李衛

李衛謹

奏爲覆奏事竊臣前將風聞東洋情形密摺奏聞伏承

諭旨指示大小邪正之勢固本防外之機仰見

睿謨深遠凡古今撫馭之道數言而包括無遺彼蕞爾

小醜豈能出

聖主之範圍耶臣因江南係緊接浙省洋面崇明與日本亦近隨將大槩情形密封知會江省督撫提鎮諸臣共相防範曾於前摺內聲明其細底姓名皆未宣露適有淮揚道白鍾山報稱山東洋面有白

旗號船二隻往來游移等情緣正在嚴查之際誠恐或係姦船窺探海洋風帆甚速隣省未知消息一時防備難及不得不過爲小心是以一面奏

聞一面卽如江南之文將大畧密字寄知閩廣督撫提

臣一體加謹巡查海汛今於九月二十一日奉

皇上通飭諭旨更見

聖心周密無微不至諸臣自當敬謹奉行其山東白船

已據白鍾山覆稱查係福建商人烏船收入膠州

投牙貿易等語似非別項匪類至前摺所指洋商

三人皆原籍湖州而久在蘇郡貿易者臣託言辦

銅之事密令湖州知府唐紹祖根尋蹤跡送到臣
處再爲設法盤詰其所以傳聞之由卽唐紹祖亦
不使知也但臣訪聞得伊等皆貪夷人倭照爭相
貿易惟恐失其歡心措照不發故凡有指名求索
皇土之處無不依從若到彼國亦與別商同在土庫惟
請去之教習人等則另居他處其設謀畫計皆知
細底而商等不過得其大槩多不敢言也又聞寧
波醫生朱來章向曾在彼醫痊倭王厚贈而歸現
領倭照貿易臣今託病令人赴蘇密尋近復訪得
倭夷著閩商魏德卿欲請福清縣黃柏寺方丈僧

人前往約在九月終到普陀下船以爲料無人知
臣亦差員改裝預往普陀等候果否到來查實喚
訊俟此數處之人到後如探得彼中底裏卽當飛

天驛馳

奏覆再臣伏讀

御批從前

聖祖仁皇帝卽已遣使訪察此誠

睿慮周詳先幾遠照防微杜漸久有成竹以臣所聞倭夷
於中國土產多所未有其仰藉於內地貨物者甚
殷若驟加禁絕則用度不便恐致多事是以康熙

五十四年夷人創立長崎譯司倭照給與內地商人領運彼時督撫與海關意見不同

聖祖天地度量特賜包容聽從其便今莫如仰遵皇上諭旨撫外之道固本防患二語仍循舊例照常貿易惟有嚴加稽察姦弊實力整飭海防水陸以備不虞則

天朝之威德自足震懾邪心而不敢肆其狡志矣至於噶喇叭呂宋等處皆西南洋貨物馬頭從前留住之漢人甚多許其自行回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每歲閩浙廣東之人結伴而歸且有攜帶所取番

婦子女同回者先後約數千人皆有各省題報之案可查近則漸少臣訪得在彼地之人不過以手藝覓食竝無他患雖紅毛亦稱狡悍然與噶喇叭等處皆與中土尚遠非如東洋日本之近而宜防故從前

聖祖定例西南洋許其內販而東洋禁其自來亦因形勢不同之故也若朝鮮久沐

本朝天恩職貢惟謹然東洋獨日本爲強隣國無不懼之朝鮮因其相近自然與之往來交好親密不問可知幸日本與西洋天主教結爲世仇雖東西遙

隔海面俱通彼此不能相容凡商船往倭有奉此
教者立即加害并用鐵鑄天主之形令下船諸人
脚踰登岸方信無疑於此可見其不能別有聯絡
之勢矣又奉

恩諭以臣此心爲

上天

聖祖所鑒雖伯什日本何慮之有此

皇上垂念微臣初任海疆未嫻機務

特賜溫綸以壯措施之膽氣究之粗魯如臣何堪倚畀

惟藉

上天

聖祖之靈故使醜夷狡謀自行敗露耳臣今刻刻小心嚴

行防備於外洋回棹之船加意盤查雖不敢稍有

疎懈而方畧遠謀非臣識見所及仰求

聖明不時指訓俾得遵循以免冒昧臣不勝懇禱之至

爲此謹

奏

覽奏內仍循舊例照常貿易惟嚴加稽察姦弊實力整
飭海防以備不虞之議甚是安內攘外要道正在於此
也

硃批諭旨

三

李衛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奏覆

諭旨事竊本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十六日兩次齎摺
把總捧回

御批原摺各一匣臣俱敬謹啓封跪讀所有前摺各事
除調補衛守備已經遵

旨具題并密陳東洋事宜現在另摺覆

奏外至臣實因才力難勝籲懇

聖恩准辭江南督捕重務或解浙江巡撫鉅任荷蒙

訓諭開誠指導臣自當時刻儆惕勉圖報效惟知其
君上深恩不敢稍存自逸之心有負

聖主提命之至意又奉

硃批試將勝撫任者薦舉一人欽此伏思浙江巡撫不
但刑名錢穀實爲繁劇而民風士習之不齊經費
公事之難理亦復倍於他省幸荷

皇上多方化導移易習俗
恩賞養廉得濟公務諸凡區畫無不盡善臣兩年以來
不過謹奉

訓旨因事調劑其於吏治民情恐尚有未周仍難自信

硃批諭旨

李

衛

為實是以仰請

簡畀賢能今奉

聖諭臣謹於所知之人逐一斟酌如王國棟者居心平和辦事公正雖在浙不久而民風土俗俱曾經歷湖南亦係緊要地方何敢固請但臣素知其稍欠風力或於苗疆强悍之區未能相稱若在目今之浙省似覺合宜至於許容才情亦屬可用惟專好自見其長每事必欲不同於人誠如

聖明洞照若臣與之共為督撫不免有掣肘調停之處朕欲命伊撫治山西以試其才湖南似屬不宜臣愚昧之見湖南巡撫不與總督同城正得展其

風力

皇上睿衷鑒察如許容或可用於湖南則王國棟調任浙江似為兩處妥協再如張坦麟者雖器量淺狹非專任封疆之長才然留心案牘諸事謹細設或

江西得人改調浙省臣尚可幫助商酌不致參差性桂庸材耳高斌資輕孫國璽階級尚早

聖主教育成人伊等亦俱虛心要好若再加經歷習練

他日皆可儲備任用而目前尚未敢輕議也緣奉

御批卿之實情朕已鑒之朕之苦衷獨不思乎欽此臣

捧讀之下不覺感極涕零勒諸肺腑伏承

殊批諭旨

三

堯

李衛

諭旨諄切用是妄陳臆見可否伏候

乾斷所有原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查覆事竊臣於六月初八日所奏恭繳

御批摺內奉有

諭旨指示藩司高斌臬司白清才具行爲之處纖悉無

遺臣敬謹欽遵密加廉察高斌目今器量雖未能

濶大吏治稍生但虛衷要好肯盡心協力辦事認

真再加習練年餘可以儲備任用至白清初到任

時正在抱病後稍痊愈人亦明白政事頗勤惟覺

冒蕙尚可勉爲辦理近又患偏頭風證甚是虛弱

狼狽書辦衙役乘機作弊不能覺察聲名漸覺不

好臣雖現在爲之釐剔但看其光景未必能有起

色浙江刑名事務情偽變幻百出最是繁劇乃係

緊要員缺委署兼攝實難其人恐致日久政務堆

積不敢因循伏祈

聖明預爲留心簡選能員以備任用地方幸甚謹

奏

人道敏政諸務待人而後舉直省地方但有大員缺出卽爲朕之苦累用適其才功效譬之鴻毛遇順風巨魚縱大壑否則反是進退之際安得不低徊審度再四酌量而遂輕易出諸口乎今汝意欲求何人以資臂指其明白具奏候朕酌定降旨補授

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爲

聖恩廣被年歲豐登恭摺奏

聞上慰

睿懷事竊照浙省歷年仰荷

皇恩優渥人心激勵而知丕變

天意感孚而降嘉祥本年春熟通省豐收倍於往日夏月

備日上游各府先雖早稻微旱高阜稍減分數旋即得

豐腴雨晚禾復茂仍獲有年今杭嘉湖紹各處收刈更

蘇足通省統計有八九十分不等現在米價平減薪

蔬皆賤民食充裕五風十雨人人皆有堯天舜日

景象金華府之蘭谿湯溪處州府之麗水景寧等

殊批諭旨

三

全

李

衛

縣俱產有瑞穀一莖數穗不一而足至省城仁錢
二縣臣等所耕

藉田內更有三四穗之嘉禾洵屬

聖朝佳瑞緣會欽奉

諭旨不敢具疏恭

進而臣民慶幸之心實切踴躍鼓舞又蒙

皇上特沛隆恩將浙江士子仍准一體鄉會考試

恩綸一到萬口歡騰實有家頌戶禱衢歌巷舞之狀此

皆

聖主至誠教育所以化導之神豚魚咸格臣躬逢其盛

不勝額慶除另疏據呈代

題恭謝

天恩外相應一併附摺陳明仰祈

睿鑒謹

奏

豐熟情形欣悅覽之

天道感應實如影響卿果能保守初志不移地方士庶保

守趨向勿遷則自茲

上蒼之惠賜休徵朕亦保其必然不爽第毋少涉縱肆慎

之愈慎勉之更勉可也

同日又

奏爲覆奏事竊臣前次曾將東洋情形現在察訪另覆等因具

奏在案今將會在彼地行醫之朱來章託言看病業經招致到署臣面諭以邪正大義

國法利害反覆開導彼亦悚懼感激供吐實情云東洋惟日本爲大與普陀洋面相對所轄六十六島不在一處其與江浙貿易馬頭名曰長崎離國王將軍駐劄之山城自稱京師程途尚有二十餘日長崎設頭目三員稱號皆有王家字樣非係國主

一管貨物交易每年更換一管地方事務常川住守皆專生殺之權此處夷人築牆立柵名爲土庫凡中國商人到彼俱住其中撥兵看守不許私自出入彼向日無聊因往東洋行醫曾治痊長崎頭目王家得有厚贈故不與商人一同拘管庫內遂酬以倭照貿易數年家漸豐盈後因見夷人射箭不堪笑其無用并誇中國三尺童子俱善弓矢之語是年回棹時通事傳話囑其聘帶弓箭教師并要黃牡丹及二尺濶面之紫檀木三種來章復往時止帶牡丹一株前去到彼開花乃是紫色以此

夷人怒之將伊倭照追繳船貨原物發回俱有海關及口岸出入案卷可憑所有萬餘貲本因而折耗盡爲烏有以後未曾復往現今止託別船順帶些須貨物貿易餬口又原任副將柳進忠因奉旨復賜錄用臣行調到省面加細問該員未爲把總之時常往東洋貿易皆住土庫之內於彼地情形甚悉其所言與朱來章大概相同并畫有長崎島地方形勢一圖看其海道亦屬險峻之區又臣前奏洋商余姓卽俞孝行亦於蘇州密喚來浙面訊合三人之言在俞孝行則云因夷人喚彼交易曾見

過長崎所住官署規模闊壯防守嚴密頗言夷人之雄猛利害而柳進忠朱來章皆稱倭夷不無窺伺妄念性惟好利貪嘴無有遠謀其弓箭俱屬本地之物盛甲亦與戲子所穿無異近日始偷出內地式樣製造雖有船隻而小止於本處近洋往來內地海道不熟駕駛亦未諳練礮火固狠亦不善用皆云彼地各島之人惟沙思馬一處非常勇健最爲强悍其他俱不足慮等語臣查籌海圖編所載日本共轄八十一島內有薩摩州番言撒子馬諒卽沙思馬之訛音地在日本西南爲入寇閩廣

之路其西境盡處邊海之地有五山相錯而生總名五島卽今之長崎設土庫之處順風五六日可抵江浙之陳錢壁下洋面明季倭寇猖獗皆由內地無賴勾引而來如宋素卿起釁於前王直徐海陳東等作孽於後皆以倭人爲名實則真倭頗少也今彼貪中國貿易之利凡倭照一張值銀七八千每年更番出洋者數十餘照彼之爲利甚大未必自絕於

天朝而卽有異圖所與往來帶物之商人在內地亦有身家不過貪其貿易懼如朱來章之追照留船而

已總之防範不可不嚴而機事不可卽露臣今已請

旨將柳進忠用於乍浦以備東路一面之探緝又先發銀五百兩與朱來章又二百兩給俞孝行令伊等各自置買夷人所好食物等類先後附船再往假以行醫營謀倭照貿易爲由前去細探消息看其爲人尚肯盡力而朱來章較之別商止在土庫居住者其所得必更真切臣自當隨時相機備禦不致上厪

宸衷以圖稍報

殊批諭旨

全

李

衛

天高地厚之恩於萬一耳合將問過情由先行陳覆伏
候

聖明指示欽遵爲此謹

奏

覽訪詢各情形俱悉命卿總督浙江朕爲東南一隅早
釋顧慮之念矣

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爲恭繳

御批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前差把總齎捧

御批原奏摺匣回杭隨恭設香案叩首啓視內有臣奏
浙江按察使員缺欽奉

御批汝意欲求何人以資臂指其明白具奏候朕酌定
降旨補授欽此竊惟我

皇上於內外各官

睿照無遺臣聞見淺陋何敢妄參末議前次因見御史
伊拉齊比福建去時更覺開濶人頗細心廉謹恐
此缺尚未得有相宜之員故於十月十七日敘入
奏摺之內附陳是否堪用恭候

聖主鑒定又臣聞得向在部屬後爲科員曾奉

差過貴州主考之王恕係四川人居官好辦事有才現
王恕才情原好少覺務各觀此一任如何行為方可定
其優劣任湖北糧道臣與之從未識面止知其名抑或可
以勝任仰請

睿鑒再臣接閱邸鈔山東萊州府知府王坦已奉調用
王坦於萊州府任聲名甚屬不及調回引見時看來其
人頗有直氣俟再加驗試
風力但相離日久未知近日居官何如有無過端
今在部辦事其才守優劣自難逃於

聖明洞照以上所知三員聽候揀選一人非臣所敢擅
王敏福材具狹小所論是
請也此外有溫處道王敏福人亦明白勇於向前
但於浙省繁缺恐難優裕若用於小省尚可稱職

又近准戶部咨文奉

旨飭發條陳湖協哨船一事令臣議覆伏查湖屬多係
水鄉港汊紛雜非船不能哨捕現在額設營艘數
似不敷而式樣亦未盡為合宜臣前兩至太湖由
府經過即曾與文武再三議及緣事屬細微未便
特疏

好
題請欲俟屆期修造之時再為陳明更改適用今條
奏所議均相照合現在行司確加估計另行具覆
合併聲明所有原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殊批諭旨

三

七

李衛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奏覆事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臣於

發回黃匣內接到密封條陳一件欽奉

御批有人條奏此種惡習卿其嚴行查禁欽此臣查內
開湖州等處刁民將妻女假裝名色局騙嫁賣事
誠有之臣到浙後據各屬詳報嚴加究處豈止於
胡道生方美然二案此等刁民不但干犯法紀亦

且喪盡廉恥實爲人心風俗之害如閔道弘錢子
發等案臣皆於賣休本律之外加等治罪比追財
禮入官從未嘗使之得利惟律文婦女應斷歸宗
今條奏誠恐姦民與婦人父母串通復行詐騙議
將知情婦人審實當官嫁賣以絕後弊亦屬懲姦
之道嗣後有犯前項案件應如所議竝將婦人官
賣仍向本犯名下追出財禮給還被騙之人以儆
惡習再臣查浙省沿海之溫台二府向緣染於福
建惡俗沿及衢州金華府屬俱有將已妻得價出
典與人生子留養之後將其婦仍給夫領回始猶

無力婚娶者之所為漸則人心日刁卽有子者亦借此為漁色之計臣於上年閏三月內分晰飭行嚴禁遇有犯者盡法痛懲目前此風稍熄合并附摺陳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懲姦貪以厲廉恥明倫理以厚風俗是乃善舉也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歲請派委文武分巡地方一事荷蒙

俞允於浙省試行兩年以來臣不時加意稽核嚴飭各

屬實力遵奉所獲盜賊賭博私宰耕牛及各項拐

查逃匪類不一而足姦徒咸知斂跡地方頗覺寧靜

豈但派委分巡之事無處不常如此督察也大非昔比但此事全在上司實心督察勿使派巡員弁兵役遇事生風借端滋擾方能有利而無弊

今日臣奉

命兼管江南七府五州督捕之任雖受事方始每見江省劫竊之事頻有報聞逐日不下數件且賭博私宰皆係盜源任意疎縱查禁未嚴臣雖密行訪察已拏獲積窩匪類數起交發各該地方官就近審

究歸案但須先事巡防方克有濟當經咨商江南督撫提臣會同酌議亦將文武各員派定地方委令巡緝專其責成仍著該管本轄上司嚴加稽查命兼分別實在功過以為勸懲但前次奉旨既有成效何新而不推行耶地方廣濶非此難得嚴密謹繕摺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差弁員赴普陀等候福建姦商魏德卿所託夥計柯萬藏聘請僧人私往東洋一事今於十月十八日據臣撫標千總王國材把總李成基協同定海鎮標把總何有嬌果然全獲解到柯萬藏并僧人璧峰等九人稱伊等委係自閩省由內地行走於十月初九日來到寧波改換姓名假稱普陀進香初十日由鎮海關出口被李成基尾隨其後至普陀會合何有嬌拏解前來臣親加訊問柯

萬藏乃魏德卿夥計璧峰係福清縣黃柏寺僧人日本向有福建寺一座聘請中原和尚居住稱爲唐僧揆厥所由無非蠱惑伊國人民使其心服將軍恐嚇無知之故臣面見璧峰等亦非德行高僧現今飭發嚴加收管在省但思自拏柯萬藏後事已顯露且前訪之偷出弓箭盛甲式樣招請教習等事件件俱實目前臣遣往東洋探信之朱來章俞孝行業已由蘇置貨正在起身誠恐所訪之姦商鍾觀天等知風畏罪逃往東洋生事難以弋獲現於各處口岸密卽差人盤詰堵截并行杭湖二

府將鍾觀天同伊夥計沈順昌及在洋武舉之父張彬如同伊弟張琰設法拏獲解到臣卽親加面訊伊等代爲夾帶違禁之物件聘請教習等事俱經供認是實但求留其性命情愿令伊父密寫家信鍾觀天代爲託人寄與其子張恒暉採取夷人實在消耗以贖死罪等語其餘尚有姦商費贊侯魏德卿及獻地圖之李昌謀今現在蘇州恐其心虛遠颺隨差臣標守備龔炳前往密拏到日審明天傳作何分別處治另行請示欽此

旨定奪至各洋商貿易之事旣不便遽行禁絕但從前

天朝竝未定有到彼作何管束稽查之法是以聽其爭先獻媚臣今擬於十一月初旬乘往江南面議海塘工程之事到時會同江南督撫諸臣設法於各商之中擇其身家最是殷實者數人立爲商總凡內地往販之船責令伊等保結方許給以關牌縣照置貨驗放各船人貨卽著落商總不時稽查如有夾帶違禁貨物及到彼通同作姦者令商總首報於出入口岸處所密拏倘商總徇隱一體連坐究罪庶幾事有責成可杜前弊容臣到蘇公同議

定辦妥之時再爲陳覆又前奉

諭旨朝鮮與日本往來之處今臣密加訪聞查東洋長崎口岸之北有名對馬島者與朝鮮國相向地方邊界頗近順風一二晝夜可通朝鮮地方亦設有館舍聽從日本著倭人赴彼國交易不許朝鮮之人前來東洋而其暗中往還親密無非畏其勢力勝之故但事在詭祕尚未確知合併附摺陳明伏祈

聖鑒謹

奏

向傳日本敬佛皈釋常延內地僧人至彼崇奉朕所素
知斯等處當察明既非匪類又無姦謀則姑寬一步勿
使彼國妄生疑畏其餘所奏俱是事事應如此留心慎
密爲之親之姑寬一步勿使彼國妄生疑畏其餘所奏
諭浙江總督李衛發來逆書一冊卿試觀之世間竟有
如此怪人天下竟有如此奇事然朕胸中全無一毫忿
怒也朕君臨寰宇六載於茲勤求治理宵旰不遑惟期
仰答神口與之

皇考付託之恩下慰蒼生父母之望凡戴髮含齒之儔將
必念朕之勞諒朕之苦卽夢寐中殊不料當代臣民有

如是詆毀誣謗者總緣德薄化淺所致自愧自責而已
夫復何言逆書內惟阿其那塞思黑一條實爲朕昆弟
人倫之不幸但其事由罪狀皆曾告之

祖宗示之舉國詢謀僉同而後定案實係內外共知共見
者然朕不能化二人之愚頑卽朕所不能辭其咎矣至
其餘鴉鳴犬吠之詞不特風影全無縱朕窮思極想亦
所不到夫平人仇怨至深含沙相射尚不忍出之語一
旦加諸君父之身噫嘻異哉幸爾

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靜言思之翻足感慶借此以表明於
天下後世不使白璧蒙污何莫非

上蒼篤佑乎俟將逆類獲齊審明結案後自另有通頒諭旨曉告直省今因浙江有夥犯姓名欲卿備悉原委庶便加意密緝爰命鈔發逆書先以示知看畢卽行繳回不必錄存謹防洩漏其書內所稱東海夫子卽士子輩呼爲呂晚邨其人也如查嗣庭王曾期必係黨類固不待言此外根株蔓延實繁有徒湖南文到一一捕交大抵皆曩日一念和尚案內漏網餘孽卽卿所奏勾通倭夷者非彼而誰是乃

上蒼默示大靜之機暨

皇考在天之靈默佑所致以故暗奪其魄驅使供招斯一

事正卿竭忠報效之地盡力爲之在他人或恐過濫波累無辜在卿自必推情酌理斷不致有玉石不分蘭艾同焚之失也此番實朕不幸中之大幸也若朕稍歉於心有幾微不可以對幽獨便書此諭與卿亦何顏落筆至於夷狄之名本朝在所不諱孟子稱舜東夷人也文王西夷人也豈害其爲聖人乎蓋本其所生之地而言猶夫後世籍貫之謂粵自發祥長白應運而興主宰華夏撫育黔黎爲中國者今八十餘年實不愧漢唐宋明諸君也又逆書夷狄異類詈如禽獸云云設不論仁虐第以所生之地妄分中外輒比之爲禽獸而輕賤之則

華夏之人無父無君殆禽獸之不若矣侮人乎自侮乎
且逆賊止知中國之賤夷狄而不知夷狄之賤中國也
準噶爾呼滿洲爲蠻子滿洲間之無不髮指此非貴夷
賤漢之明證耶朕返躬內省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
君哲后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慙御極六載夙夜
兢兢迺今頑民中有如此怨恨毀謗者誠所不解噫嘻
異哉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

臣李衛謹

奏爲恭繳

密諭并陳下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欽遵

諭旨已將逆賊張熙在陝供出要犯嚴賡臣沈在寬及

呂留良之子孫呂毅中呂黃中呂懿歷當卽拏獲

所查書籍亦皆逐一交出究訊各供其張熙到浙

之處不待加刑直皆供吐惟堅稱不知謀逆之事

臣因案關重大川陝督臣岳鍾琪前摺有將張熙

解京之語若不留活口對質無以窮究根源臣因

此內雖憤激外作從容使其親族不至逃避隨將

五犯及書籍等項委員嚴押於十一月初六日起

程解部其餘大小家口查明分別監禁看守候旨提拏又見呂留良家藏舊書甚多雖皆卽刻封貯誠恐一時檢點不及或有悖逆著述在內復委知縣白環等四員公同前往逐細查點將經史刻本各書盡行造冊加封所有繳來鈔本臣因赴江南會議海塘攜帶至蘇正在沿途細查封送間今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吳江縣地方接到

密諭并鈔發逆賊偽書臣目不忍視口不敢念驚駭如痴莫知所措當卽封固暫時密存初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惡逆悖亂之人雖闔門寸磔仍

皇 不足以蔽厥辜萬分之一無論臣受

恩深重不勝切齒痛心憤恨入骨卽愚夫愚婦稍有人心者亦斷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況蒙

皇上將如此悖逆之字發與臣看又開誠

諭知臣子職分更當何如豈肯將其同謀逆犯稍有寬縱自蹈罪戾臣隨卽燒羽密封飛咨湖廣督撫諸臣凡有供出浙江案犯飛行知會立即查拏斷不致有遲漏臣自接奉

密諭後憤填胸臆晝夜不安伏思

皇上御極以來凡大小政務以及一舉一動無不上合

天地

祖宗之心下慙臣民百姓之願而

深仁厚澤之周浹於窮鄉僻壤者又極其普徧而廣博
誰不深知無不感戴逆賊所造妖言無影無蹤天
下臣民斷不為其欺騙即據逆書所稱天下茫茫
無有知幾徧尋海內等語則其相與悖亂逆黨僅
皇上有數人如獠犬之狂吠而不足以淆惑天下之公
論可知惟其惡極罪大為

上天之所不容是以使之自行投首敗露逆謀此皆
皇上精誠實心感動

天地之所致也仰求

斯事朕談笑而處之無故加之不怒一語朕生平所長

皇上頤養天和勿致上廬

若謂於此等處遂致淆亂胸懷則汝為不知汝君之臣

聖懷此微臣愚昧寸衷切所懇禱者也至於呂留良之

矣放心勿慮

家所存鈔本各書雖缺畧不全而片紙隻字今逐
加細查內如流寇志三垣筆記雜誌等有干冒我
天朝之語皆明季末年謬妄之人所記及前明偽藩悖
逆事跡非

國家定鼎以後新作之書然至今存而未燬罪何可

追臣何敢一毫隱諱并同續檢出之陰陽占驗及

呂留良嚴廢臣一班假道學相傳著述等書悉行

殊批諭旨

三

左

李衛

固封進

適據湖南奏稱各要犯俱經就獲孰知可笑之極一無

呈各要犯俱已先期解京難逃

黨羽亦竝無嘯聚匪類只此數名皆不畏死之狂徒洵

聖明洞察倘質對之下或果有存逆

屬怪事審明結案後自另有通頒諭旨

天異心別有詭謀臣雖不才而竭盡心力猶足淨盡根株

即今雖暫在蘇松然相去甚近兩晝夜即可往返

浙江一切事宜臣自當加意料理以紓

聖明南顧之憂斷不使一人得有漏網也再通洋姦商

鍾觀天等皆已全獲臣親加細訊俱自認不諱且

稱各商無知日漸貪利效尤若不嚴行查禁將來

必無底止倘能暫留性命無不盡心出力等語臣

現將各犯帶赴蘇州會同江南督撫二臣詳加確
議取具連環互結設總稽查再將伊等作何分別
是定擬另行

奏覆請

旨遵行相應附陳所有奉到

密諭一道具摺恭繳其逆書本册遵

旨不敢錄存懇乞

聖鑒察銷切毋留其逆跡今將續行查出呂留良家書

籍開具清單另箱封固進呈

睿覽謹

殊批諭旨

六

李衛

奏

覽

奏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唯以足民益下爲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已奏請歸公者

此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等款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卽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已入囊橐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爲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碍於國無碍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

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特諭欽此伏念臣自沐

聖主格外洪恩不次超擢於雲南鹽驛道布政使任內曾有鹽課及銅錫廠各款內額外盈餘之銀前後約計陸續共有二三十萬兩在鹽課項下者係從前隱匿分肥之黑鹽井私開新井白鹽井私販沙滷等項查出并新增按板抱母各井及復開只舊草溪麗江府土井之餘息扣存冒銷之部費其藩司項下銅錫二廠出產數多則餘利自饒及兩衙

門平頭給放所剩聚零合總之羨餘又運錫勛至浙發賣之利息皆非竊取

國帑暗派商民所得其從前加秤壓觔苦累腳戶大平收入短扣兌出以爲盈餘之弊悉皆裁革俱經臣先後

奏明將應有之項留存以抵地方緊要各用後經雲貴督臣鄂爾泰作何

奏明歸公則臣已離任未及悉知也至於浙江地方原無別樣羨餘久在

聖明洞鑒臣所管鹽務關稅數年以來竭力整頓鹽課

項下雍正四五六六年掣過引日較從前歷來之數
共多銷四十萬引有奇約增課銀二十餘萬兩其
關稅項下雍正四五六六年
題銷案內除南新關無多外北海二關共盈餘銀二
十八萬五千餘兩以上各項俱係仰賴
皇上福庇引鹽廣銷商賈流通所得之正項額課非係
地方羨餘止有鹽驛道王鈞請裁之該道衙門歷
來舊有鹽商程費二萬六千兩屢據各商呈懇情
愿仍請復額以充地方辦公之需臣因其有益於
國無碍於民是以

奏明請

旨荷蒙飭部議覆

俞允在案又有鹽課項下以不銷少銷之處移改別縣
行銷除抵還原額課項外溢出折編銀連前任共
棄天二萬一千餘兩原係額外所餘經臣

奏明請爲修理寧波郡城大嵩塘工水利營房之用
恩采此外有各商感激

皇恩捐銀十萬兩買米建倉積貯以備緩急平糶接濟
民食現蒙

聖慈格外加恩將各商准予議敘又臣

殊批諭旨

三

百

李

衛

奏明動支鹽課公費銀兩赴川買米運回平糶百姓
既食賤米仍餘出銀一萬七千餘兩更得爲地方
辦理要需以上三款均非裁革歸公之項臣受
恩深重圖報素心總期額課充裕而商民無虧以共樂
於

堯天舜日之下若夫竊帑以沽虛名媮民以掩己過臣
雖愚昧久已深知恥而不爲斷不敢於

聖主之前稍有欺隱也緣係奉

旨覆奏事理臣謹據實陳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已悉卿自當在諭旨之外也

同日又

奏爲奏明事竊臣重荷

恩命委以督捕江南之任伏讀

諭旨著臣節制文武調遣兵馬誠以盜賊事務關係軍
機必呼吸相通而後緩急無誤乃江南各官奉公
警惕者固不乏人然其中亦有無知之輩以臣非
係本屬竟爾泄視往往地方要務遲久不報如淮
安城守營叅將烏麗珠將臣發塘飛遞拏賊公文

輒令汎兵不行接收駁回揚州營著交舖司投送致誤時日幾被要犯遠颺臣因尚屬初犯止加申飭使其改過豈意本月十五日臣起行赴蘇之際接有漕臣張大有密札內稱探聞十月二十九日濟寧州城內有匪類聚衆行兇傷害官弁之事臣隨卽飛行淮徐邳州接壤一帶文武各官嚴加防守地方協拏流竄姦宄并確探起事根由實在情形具覆各去後乃到蘇之後止據狼山鎮臣王安國呈報前事其淮徐道山陽縣俱於十餘日後以風聞具稟而淮安叅將烏麗珠竝不相聞未知何該叅將遽行

心但念武職粗鹵傲慢不諳政體者居多臣若將題叅治罪則或其人材尚有可取不忍以此棄置惟是伊等之樂於用命者一在畏軍政之叅劾一在望陞遷之提拔今臣於盜案疎防自應聽兩江督臣范時繹會銜列名如有匿盜縱賊查叅之外其聖恩餘不敢越俎過問是以視同贅疣呼應不靈若任其廢弛又恐有負

皇上委託之重臣亦何所辭咎謹按軍法於武職官員有過犯稍輕者督撫提鎮得以細責儆戒仍留戴

罪贖愆臣惟有仰遵成例於軍機遲誤重情分別
皇上懲創一二人庶使畧知法紀而臣於地方要務亦
不致有覆餗之愆矣本不應瑣屑上瀆

聖聰因江省原非專轄不敢不為附摺

奏明伏祈

睿鑒謹

奏

所奏是卿其酌量為之朕亦另旨申明

同日又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前差千總齎捧

皇上批回原奏摺一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蘇

天恩臣叩首啓視逐一欽遵辦理外伏念臣以愚魯之

恩才荷封疆兼攝之重方愧見識未周措施難於盡

善夙夜警惕不敢矜肆乃屢蒙

天語榮褒已覺難安今復荷

御批覽訪詢各情形俱悉命卿總督浙江朕為東南一

隅早釋顧慮之念矣欽此又豈微臣分量之所敢當

才力之所能及跪讀之下更深惶悚惟有恪遵

聖訓愈加謹慎以期仰副

殊批諭旨

三

高

李

衛

皇上委託重任之至意再臣所奏將軍鄂密達一事荷

蒙

聖主如天之量曲賜

赦宥臣於二十七日可以起身由松江嘉興掣鹽至乍

浦將新設水師滿兵營房地基分清回杭卽當密

爲宣示

恩旨使之感激奮勵滌慮洗心上報格外

天恩而臣又得與之協力同心共辦地方事務近省兵

民皆沐

洪慈於無旣矣所有

御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朕惟願卿等封疆大臣協力同心也以卿如是纖毫不

隱據實備陳而又於中諒情度理照顧周詳朕焉有不

聽從之理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

李衛謹

奏爲請

旨事竊臣接准吏部咨文欽奉

諭旨衢州府知府朱倫瀚著補授浙江糧道衢州府員

硃批諭旨

三

夏

李

衛

缺著總督李衛於通省屬員內不必拘例揀選題補
欽此所遺衢州知府員缺臣現在遵

旨選補但今有金華府知府吳炯已報丁憂又處州府
知府姚鈴其人惟有謹飭小心而剛斷不足無以
生屬員嚴憚之意於察吏非其所長一俟該員盤
查事竣卽當遵

旨具

題請調回京爲部屬之用是浙江現在已共有知府
三缺內惟處州尚屬山僻事簡應另選送部其衢
州爲閩浙江西交界多有棚民聚處而金華民俗

蠻野命案滋繁二缺均爲緊要查有原任嘉興府
喬世臣前經臣於

題請以郭朝端暫行署理杭州府疏內曾聲明如該
郭朝端署理杭郡朕以言卿之意推之諒不至差謬故
員辦事稍有勉強請俟喬世臣丁憂服滿之日以
爾准行否則不允所請也若以之實授此缺慮伊未能
勝任今如是改調甚當具疏題請
見喬世臣亦經起服現委署理杭府事務民情帖服平

和之中饒有風力且向辦省倉南米熟悉妥協若
以補授杭州一轉移間則首郡得人而倉米亦可
兼辦兩有裨益其郭朝端倘蒙

聖鑒可以用爲知府則於衢州人地相宜再查前任嘉

興府同知曹秉仁已蒙

特恩陞授順德府知府臣何敢復為瀆奏惟是該員雖籍係西北但伊前任浙江知縣同知皆在海疆歷年既久凡塘工戰船洋務事情最為熟練而辦事老到決斷敏捷用於沿海知府員缺更為得盡其長應否以寧波府知府呂大雲改任金華以曹秉仁調補寧波臣不敢擅專恭候

聖明乾斷實為地方人才彼此斟酌謬陳未議緣封印在邇恐具

題覆奏需時故敢冒昧具摺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謹陳輿論相同之臆見仰備

聖明採擇事竊臣前准部咨欽奉

上諭各省子母礮位不便存留於外俱令解送赴京臣

業經欽遵將浙江通省各營子母礮位催解齊全

於九月十三日差員管押送京在案但臣訪之各

省提鎮諸臣及水陸將領老於營伍等官俱稱

本朝武備超越前代而制勝禦敵火器更爲擅長各種
礮位雖有可以攻擊遠處者但入藥演放一二次
之後卽須將水洗淨方可裝藥再用惟子母礮以
一母而容數子重疊攻打最爲便捷其於海洋追
拏賊艘之時決勝在乎頃刻實非陸路可比必有
此礮方能呼吸成功又海水波浪顛簸船隻高下
不齊大礮施放雖遠難有準頭且裝藥栽碾稽遲
烏鎗僅及數十步未能於遠處得力俱不及子母
礮之追賊奏效等語衆口同聲如出一論臣從前
亦曾將各項礮位試演其便捷得用亦惟子母礮

聖主爲最較之川陝所造成遠礮不啻霄壤之分今在
蘇州松江順便會閱官兵見其所用仍係子母礮
奏位又聞福建亦尚未解送進京或亦諸臣因此而
有遲疑觀望也伏思此礮雖飭解京然蒙
皇上續准部議每營准留一位俾兵丁得以時常演放
奏不致生疎是

聖明洞鑒原未嘗盡禁外省之不用此礮而每營止存
一位則操演之人不廣而配用之數難敷臣因聞
聖主好察邇言至意可否於沿海水師各營未送者免

聖主其起解已送者仍准酌量製用之處恭候
睿鑒定奪非臣所敢擅請也再臣見江南營伍操演較
之別省未免不及而比從前已稍有改觀合併聲

奏不姓主漸

命汝等三省督提會議奏聞已有旨矣

同日又

奏為覆奏會同辦理東洋商船事宜仰請
睿鑒指示遵行事竊照綏來柔遠

聖主廣運之鴻模杜漸防微人臣守土之專責日本海

島小邦密邇江浙內洋向通市易數年以來設立
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貨遂
多干犯禁條不一而足臣每留心密訪備知蹤跡
已將情事大概屢次奏

聞誠恐徑竇不塞積久生端隨將前奏所開先後拏獲

各商人等親帶赴蘇會同署江省督撫二臣范時
繹尹繼善復加細訊內鍾觀天首先供吐曾為代
帶武舉張恒晫現在東洋已令伊父寫信前往設

法喚歸又費贊侯供認曾帶崇明縣醫生周岐來
往彼治病業經回籍經臣於途間喚到岐來面訊

是實據稱夷人每事訪求
天朝故實新聞諸樣書籍無所不有又李昌謀供認曾
帶所畫慶祝
萬壽圖西湖春夏秋冬四季及城隍山迎會景象現有
底稿起出據稱非係中國輿圖又柯萬藏魏德卿
二犯供認曾於閩省請僧壁峯等九人前往東洋
在普陀洋面爲
臣訪知先差弁員等候盤獲又沈
順昌供認曾允攜帶弓箭今年不該開船未曾製
備其私造迷鍼箭頭一萬箇欲趕李商之船帶去
情由嚴訊堅未肯認又鄭大山供出伊堂弟鄭大

威現在東洋未回曾往廣南代帶去家象野象各
一隻并象奴二人尚存活象一隻現在長崎今年
又託吳瑞觀帶象配數緣去遲風信不順故未得
來而倭照先已到手并訊據各商鍾觀天等供出
尚有楊澹齋帶去秀才孫太源沈登偉在彼講習
大清會典中原律例未曾歸浙又朱來章之兄朱佩章
先曾帶去閩人王應如教書已經病歿在洋又閩
商陳良選帶去廣東人稱係寧波住居之年滿千
總沈大成實屬楊姓冒頂前往教習陣法其的名
不知確切現在彼處又郭裕觀代帶僧人馬匹各

等情今朱來章先經臣訪聞誘喚至署問知情由前已

奏明後又供出曾帶過各項書籍五百本當卽取具的保同俞孝行給與銀兩各自置貨密往東洋探信去訖其陳良選因在日本船隻未回已令海口文武等候緝拏郭裕觀係廈門人密咨福建尚未獲到以上各情俱據供明與臣前所訪聞不爽惟輿圖盔甲軍器式樣因未曾現獲雖在狡飾而臣揆其情節大象尚且由安南取來送去則此等事皆有之總緣夷人嗜利於商船回棹時各指名令

其攜帶違禁人物不遂其請卽有指照退貨之舉而商人貪其倭照貿易惟命是從若不嚴加稽察將來無所底止伏思我

皇上德威遠被六合之外皆同胞與況遠夷絲綿繒帛服食器用久仰給於

天朝未便遽行槩加屏絕惟是各省商人多在江浙二處出口賢愚不等散漫無紀非設商總盤查無以專其責成臣與范時繹尹繼善公同酌議當面傳集洋商博訪利弊令其公舉殷實老練之人數名臣等又加察訪甄別派出閩浙各商李君澤等八

此項商總既專責成公私俱賴以濟宜再三詳審務須
得人為要名立為商總責令分省稽查一切盤驗舉首之法
詳細開列使之互相牽制從此不敢妄有夾帶其
現在犯案各商按其情罪輕重監禁取保竝將家
口查明交隣總看守俟所遣朱來章俞孝行回棹
及招歸張恒晫等到日探明夷人實在行徑再為
酌量定擬請

旨分別發落合將臣等會核設立規條飭行曉諭示稿
另行鈔繕進

呈再查康熙五十六年定例除安南通商外其餘西
南諸洋禁止往販今福建督臣高其倬

題請西南等洋許往貿易已荷

聖恩允准臣愚以為江浙與閩省洋面相同自應循照

福建近今

題定部議准行則例一體嚴行查驗未便兩岐現在

會同江省督撫各臣咨部畫一遵循外相應附摺

皇上陳明但臣等識見粗淺所有辦理事宜誠恐尚有

未協伏乞

聖訓指示庶免舛誤臣不勝惶悚懇禱之至謹

奏

所議甚屬妥協應達部者咨明該部存案可也

殊批諭旨

三

重

李

衛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內兩次接奉

皇上發回原奏摺各一匣俱經叩領啓視欽遵伏讀臣

恭繳前次

密諭摺內所奉

御批指示緣由仰見我

皇上量涵天地心若太虛物來順應自無僮擾臣愧服

之下實切欣慰且蒙

宣示湖廣要犯悉已拏獲知止有自作孽之數人亦無

聖朝羽黨匪類相聚與臣浙省所訊情事相同尤見

此事朕另有處治之道聖治光昭萬方嚮化將來惡逆伏辜人心共快矣至臣

備旨續摺亦無所出票呈鞫對以於其中朕

奏覆王會期一事備蒙

批示教誨愈仰當即回勘縣丁奴具由於五案批示

聖慈廣被覆載同寬不使天下有一事外之人畧受驚

恐雖堯仁舜澤何以及此臣初時開讀亦竊疑是

自對汪景祺因聞王會期平日原係好名廣交之人事

關重大不敢不詳慎訪察此實愚昧之見致有錯

誤然臣自未仕居鄉時深知士庶之家一經奉
旨提犯或督撫訪拏無不身家立破是以無論大小一
切竝不驚張卽王會期之子亦止密諭杭州府借
故傳到問明伊父存歿消息從前交遊蹤跡有無
亦示著作遺書當卽押回連親丁取具的保在家候示
幸竝未宣露
諭旨事由亦無指題出票差拏驚擾所以杭城之中知
有王會期一事者甚少難瞞
聖明遠照今蒙
恩批臣自當設法面爲安頓使知出於臣意斷不致上

厘

睿懷也再臣前以江南武職玩忽掣肘附摺上瀆仰荷
御批所奏是卿其酌量爲之朕亦另旨申明欽此隨蒙
特頒溫綸曲賜優獎令臣於下江軍政會同考核從此
呼應得靈不致再誤皆出

皇上格外天恩在臣何須復爾卿於朕前尚有此一番非欲借管轄之權稍作威福誠以
防嫌之慮耶
下江盜案繁多全賴文武同心協力方克有濟若

非

皇上聖明焉能信任不疑至於如是此臣之所以夙夜
警惕而不敢稍渝尺寸者也至臣自受督捕之任

初時見江屬所報盜竊之案每日接續不已心切
傍徨自思道路遙濶非區區文告所能轉移隨密
遣誠實謹慎之人四處設法察訪并於員役中遴
選平時熟識盜蹤者指示辦理機宜加以重賞委
令探拏所獲大盜積窩竊賊逃匪先後已有百十
餘人俱發各該地方官審明分別歸案究擬或帶
同作眼以賊捕賊畧有成效其黃河上下一帶素
有積年巨盜聯絡聲氣散結黨羽肆行劫掠傷害
客商拋入大溜鮮有報聞荼毒地方受累已久臣
訪知其通線倚靠首犯海大如韓五二人直至河

南山東境上拏到面加盤問海大如業已成家雖
邇年本身不肯上盜而賊線頗通情願革心敢保
盜既息良自安矣嘉悅覽之黃運兩河從此盜案可少除將該犯嚴押認緝務

淨根株其韓五殺人頗多現有犯出數案飭發究
質定擬另結近雖竊賊未能盡絕而強劫之案已
覺漸稀臣等自當留心竭力緝拏不肯累及平民
疎漏正盜也至定例盜案疎防四箇月限期題叅
臣與江南督撫諸臣公議凡臣未受事以前盜案
仍照舊例各自具

題惟上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文以來之事皆會列臣

名其查拏盜賊則無分先後今臣兼管將有五月
新案正在會叅若一年之內與舊日較量多寡之
是
數亦可確知其有無成效相應附摺陳明再馬世

炳在浙辦事臣雖可省力今蒙

皇上調用江寧臬司更為人地相宜并得助臣督捕之

責其方觀臣曾在京認識知其明白有才而心跡
狼歟則未可知猶人心也朕恩料必不負
尚未深悉自當遵

旨與之協力辦事俾得練習刑名以副委任又臣請

旨調補知府一摺仰荷

御批備晰指示除郭朝瑞喬世臣二員現在欽遵具

題外若呂大雲原屬統袴之子從前實未妥協但近

日自蒙

皇上調用之後彼亦深知警惕遇事留心臣又不時批

已有旨矣此等負恩之人如何可用
用處州使之勉力報效可否請

旨欽遵至金華一缺奉

批馬日華可以勝任臣竊自擬度或即係杭州海防同

知馬日炳則誠如同

聖諭委堪任使臣現在將馬日炳遵

旨請補金華府知府但海寧南面沙漲北岸危險今年

石土各塘又有歲修大工已經具

題在案該員辦理熟練輕易不敢別用他人請將金

華府暫委台州府同知胡文溥署理俟工程完竣

秋汛安瀾之後令馬日炳到任受事尚有杭嘉湖

道已請總稽海塘今懸缺恐難久待作何調補之

題到之日有旨曹秉仁亦允所請發浙於數員中酌

量相宜者具疏題請處摺內不敢瑣瀆另行具疏備陳緣由恭請

聖鑒再有陳者近據

欽差副都御史性桂密向臣口傳奉

皇上批回摺內

諭旨以浙江百姓既踴躍輸納則催科不可太急竝令

著臣知之此誠

皇上軫恤民隱之至懷浙省歷年荷蒙

聖主疊沛洪恩人心實在感戴臣隨時宣布

德澤示以至誠三載以來民情亦肯相信近今非但淳

樸之縣急公完糧卽秀水永康天台仙居海寧德

清最疲之邑亦皆不敢拖欠且宵小斂跡海洋內

地盜案頓少詞訟亦鮮刁誣凡有勾攝之事竟可

卿整理浙省風習改觀實出朕之望外豈待陳奏而後

知也不用牌檄傳喚而至風氣漸淳與下江大不相同

星上年舊欠錢糧完數倍多合計通省收成如寧台

溫處四府地高雨遲分數畧減者亦皆竭力完辦

硃批諭旨

三

厚

李衛

臣仰體

皇仁現在動支公項贏餘銀兩於此等處所修築城垣
開濬河道建立塘閘使小民得以傭工食力而徵
比之中亦稍為寬恤其杭嘉湖金衢嚴紹七府去
歲收穫豐盈民力尚為舒徐催輸亦仍照舊今蒙
所見是酌量緩急調劑寬嚴正在此時故曰治民譬如
聖主恩諭臣等自當酌量緩急因事制宜務期得乎中
道以盡職分之所當為也謹將前後二次奉到
御批奏摺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懇

聖恩准賜

陛見以紓微忱事竊臣荷蒙

皇上隆恩身兼督撫鹽樞重任近又委以江蘇等七府

五州督捕事務雖竭盡駑鈍悉心辦理盜案比舊

漸覺減少而耳目難周措施未善感荷

皇上格外包容得免隕越凡地方各項事宜有為題本

摺奏之所難盡者必得面承

聖明指示教導方不致有錯誤且自詎叩

殊批諭旨

三

稟

李衛

覲以來至今三載有餘瞻戀積誠倍深虔切查本年開印後各項

欽部案件自應料理而夏月南風時候漁汛正盛海洋即需防範秋間又奉

特恩復准文生鄉試臣有監臨之責并武闈主考分宜經理惟四五兩月杭嘉湖三府鄉民育蠶上游各屬早禾農忙每年此時例皆停訟政務稍簡雖有各案

題銷錢糧掣鹽之事均係一定章程人皆可以循照料理者臣現將逐件趨辦清楚於三月下旬兼程

往返趁此兩月之期即見

天顏親承

訓誨不但犬馬戀

主之心可以稍慰而於地方民生得有裨益仰懇

皇上俯賜恩准臣心不勝激切再定例總督印信有巡

撫省分交與署事巡撫事務交與藩司今臣兼理督撫又有鹽政三關等項若不分晰承辦恐一人連本管衙門或難優裕臣愚以為總督職任稽核

營伍選補武職凡事皆總大綱不甚繁瑣

所舉甚屬協當欽差副都御史性桂尚堪暫為署理惟巡撫所辦刑名

殊批諭旨

三

稟

李衛

錢糧事務頗多而觀風整俗使蔡仕舫本任原無繁劇職掌可以交與暫署卽用該衙門印信辦事其鹽政關務在乎不時調劑疏通稽察事甚瑣屑今臣現將南北二關另疏懇交杭州織造許夢閔就近兼管如蒙
俞允則同孫詔所護之海關已有專司止有鹽政一項布政使高斌猶係謹慎錢糧小心之人似可暫時帶理至於江蘇等府州督捕事務一則無可交委處一則臣進京往返下江皆係必由之路正可親身經歷營汛察訪積窩查拏巨盜剪除民害何敢

推諉卸責但盜賊重情俱關機密臣請預用空白印信文書數十件親自扁鑰收藏臨時填發庶上不誤事機又免弊竇一時權宜善策下衙門皆有憑據而無意外假冒之處其江南督撫各臣應有會銜具

題之事暫停列名俟臣回任照常辦理以上皆臣愚昧之見竊自擬議者其中未當之處仰懇

睿鑒指示以便至期欽遵

題明奉行臣正在繕摺間又奉有

諭旨清查江南積欠錢糧令臣與聞事關重大更非面奏此中委曲不能詳盡伏乞

硃批諭旨

三

厚

李衛

皇上恩准施行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先行具摺請

旨謹

奏

有旨諭部矣

同日又

奏爲再行據實陳明事竊臣前欽奉

諭旨隨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將本身各任內所有

贏餘據實覆

奏荷蒙

御批覽奏已悉卿自當在諭旨之外也欽此臣跪讀之

下不勝惶悚感激自顧何人得邀

皇上天恩格外優容至於如是豈臣愚昧所可承受惟

有矢竭寸忱仰報

高厚但臣上年具摺時鹽課正當次掣之初各所俱未

全竣報數故止將歷年趨出多銷引目四十萬餘

道增出課費銀三十餘萬兩之處約畧具

奏今俱已掣畢計三年之內較前額實多引目四十

殊批諭旨

三

重

李衛

奏七萬九千餘道歲中將及趨至已酉年秋冬數內
現在請領新引透用矣又舊制商人住賣地方為
私梟占去或片引不行或銷不及數如江南之松
高皇江上海南滙華婁奉賢金山浙江之富陽德清諸
暨義烏浦江等縣及寧台溫近海府屬數處歷年
鹽利皆歸販徒致商包課臣隨時逐加調劑近日
各知守法俱陸續開有商店并官為彈壓監賣從
前引張惟慮積滯攤賠今則頗覺不敷將來再連
奏已酉本年兩掣通計合算實可共增課費銀三十
餘萬兩各商且得多銷獲利又不止於臣前摺所

奏之數也更有茶商項下自交臣清查之後剔除
舊日弊端酌定輸課規則每年銷引一十四萬道
除正額外贏餘銀六千兩倘得多銷更有溢出若
賣數或少減亦無幾緣向係解交臣部轉解大量數
已另有旨矣
內庫收納不入戶部正賦之中是以臣前摺未曾敘

入又浙江海關一處稅銀自設立以來俱留充本
地兵餉向無解部因有司書需索不遂混將海關
稅銀造入撥冊雍正三年春季正稅奉文解京是
以備存水脚解費每年多寡不齊難以定數雍正
四五六等年正稅未奉部撥贏餘逐年解京故前

護關寧台道王一導台州府江承玠任內於各項
贏餘之外共陸續留存備用銀九千兩有零至今
在庫若遇稅餉仍然撥京此項內自應提充解費
亦有寬餘倘照舊例留存本地則嗣後毋庸預扣
而從前所存之銀更係額外多出儘可備公浙省
內尚有各地方城垣營房臺寨及沿海塘堤河道堰
壩應行修築疏濬并摘出田賦不清數縣丈量地
畝工費等項實皆有關
國課民生利益之大者或可以之添湊動用完竣時
核實

奏明存案則公事有賴而
公項寬裕則庶務可以畢成善舉也
皇仁之所被者更廣矣緣臣前在蘇州具覆途次匆忙

案卷隨帶未全以上三項致有遺漏謹再補行陳

明伏祈

聖慈垂鑒謹

皇奏

覽

聖恩同日又重批
天奏為遵

旨不敢具疏謹繕摺瀝陳蟻悃

殊批諭旨

奏謝具

天恩事竊臣躬受

聖恩至深且重此生已難報稱乃有臣族兄候選員外才具中平甚屬誠懇觀其器局僅堪丞佐之職

郎李錫爵先蒙

皇上允臣奏帶赴浙在署學習吏事後復

恩准咨送閩省效力未有寸長即蒙補授福州府同知乃歷練老成人頗露巧黠若肯實心任事則為可用之才朕已面加訓諭爾其不時勗勉以增益之

人所忌終年出辦苦差奔命不遑恐有貽誤因臣

而受禍是以冒昧瀆陳惟求解任別調或回籍侍養荷蒙

皇上調京引

見陞授江西寧州知州不惟得以保全更且獲邀進步

臣尚未與二人相見聞俱於引

見之後重受

賞賚之優獲嘗

天厨之味且皆微末下臣得以恭請

聖訓更出格外

隆恩臣自顧何人而一門兄弟沾沐

寵榮至於如此在二人自當矢竭駑鈍仰報

高深倘稍有負職守無論伊之上司不能姑容即臣亦

殊批諭旨

三

真

李衛

亦情理之當然

當據實奏必不使上負

君父下愧祖宗以為子孫族人之戒緣曾奉有

諭旨凡兄弟族黨簡用陞遷者俱停止奏謝臣不敢具

疏而感激蟻忱實難自己為此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聖鑒謹

奏

覽



